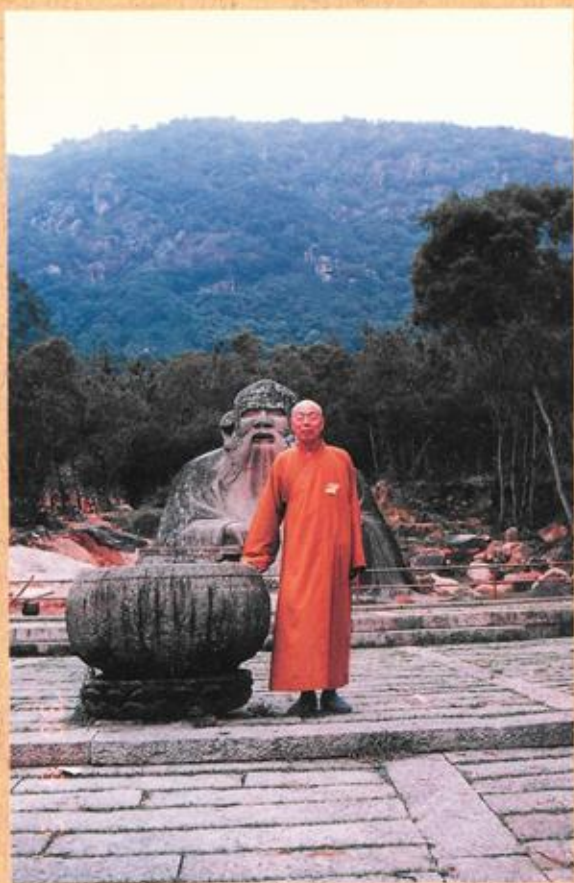


沙林





釋菩妙老和尚

法語

佛法之義，雖深奧難解，然其真義仍不離吾人現實之生活。若離現實之生活，即如古人所說：「緣木求魚」是也。今日社會發達，犯罪日增，經濟繁榮，往往沉淪於物欲，罔知人生之真義，以求一時之利，即作姦犯科，輕毀珍貴之生命。嗚呼！古聖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今已得難得之人身，生命貴重如山，願自珍惜，莫行惡道。茲借一偈以為法語：

諸惡莫作
自淨其意

眾善奉行
是諸佛教

目錄

印度佛教	1
佛涅槃後阿難在教團中的地位	3
古今中日佛教之關係(四)	5
元亨寺大陸朝聖參訪(五)	7
佛教家庭醫學	9
蘭若書箋(五)	11
佛教的開運秘訣	15
清淨道論簡介	17
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摘錄	19
佛教漫畫精選——世尊的成佛之路	21
佛教藝術源流(三)	25
第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專輯	29
藥不可濫用	34
妙林文學天地	35
佛訊服務網	40

《印度佛教》(十五) 耶舍的出家

◎吳老



前面敘述佛陀成道後，到鹿野苑三轉十二行相說四諦法，使憍陳如、婆頗、跋提、摩訶男和阿說示等五比丘生遠離垢之法眼，而除疑惑、滅猶豫、得無畏。為滅盡苦際，隨佛陀出家以修梵行，即世間開始具足佛、法、僧三寶。其後敘述八正道、緣起無我等之根本佛法。自本期起陸續介紹佛陀出家眾的大弟子。在此先介紹長者子耶舍之出家及其朋友、家族的歸依佛教。

耶舍是波羅捺國的族姓，富商長者之子，幼時父母疼愛如掌中明珠。長大了即為之建立冬、夏、雨季之三時殿，長者子耶舍在雨季之殿，受沒有親近過男人的美女所圍遶，雨季整整四個月沒有離開此雨季殿，油燈點燃終夜，真實地享盡世間所有的五欲樂。

有一天，長者子耶舍在侍女們還在熟睡的時候，就醒覺起來，看到侍女們睡覺的怪態，有的琵琶挾於腋下，有的小鼓置於項上，或放於胸部，有的散髮，有的流著唾涎，有的在說夢囈。莊嚴美麗的宮殿裡，頓時變成丘塚一樣。長者子耶舍看了以後，心生過患和厭離，時常嘆說：「啊！厄哉！啊，禍哉。」

那時候長者子耶舍，穿著黃金製的涼鞋，走向家門，令傭人等開門說：「長者子耶舍之離在家去出家，任何人都不可阻擋。」那時候長者子耶舍走向城門，令傭人等開門說「長者子耶舍之離在家去出家，任何人都不可阻擋。」那時候長者子耶舍就往仙人降居的鹿野苑中去。

那時候世尊早晨起於露地處經行，世尊看長者子耶舍從遠方而來，隨即從經行處下來，敷座而坐。這時長者子耶舍走近至世尊，慨嘆地說：「啊！厄哉，啊！禍哉。」世尊聽了即告訴長者子耶舍說：「耶舍！此處無厄，此處無禍。耶舍！來坐這裏，我給你說法。」

這個時候，長者子耶舍聽到此處無有厄，此處無有禍，便歡喜雀躍，脫去黃金色的涼鞋，到世尊之座前，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後，世尊即為長者子耶舍順次說法，就說布施的訓話、持戒的訓話、生天的訓話，並說諸欲的過患、邪害、雜染和出離之功德。

世尊知道長者子耶舍生起堪任心、柔軟心、離障心、歡喜心、明淨心，便說諸佛所讚歎的覺醒法，就是人生之苦、苦之原因，消滅此苦因之道的四種真理。猶如清淨沒有黑點的布接受真正的染色一樣，這樣長者子耶舍，即從其座中，生起遠離垢的法眼。所謂有集之法的，都有此滅法哩！

就在那時候，長者子耶舍的母親在雨季殿上沒有看到長者子耶舍，便到長者居士那裡，對長者居士說：「居士！您的兒子耶舍不見了。」長者居士隨即命令使者騎馬四處尋找，自己則朝向仙人降居的鹿野苑，長者居士發現黃金涼鞋的足跡，即跟蹤鞋跡。

世尊看長者居士從遠方而來，世尊便這樣思念著：「我應

適當地顯現神通變化，讓長者居士坐在此處，不見坐在彼處的長者子耶舍」。主意已定，世尊便開始顯現這樣的神通變化。

長者居士到世尊的處所，請告世尊說：「世尊曾見長者子耶舍否？」世尊說：「是！居士，你來坐這裏，你坐這裏，就會看到長者子耶舍坐在那裏！」那時候長者居士想到「我如果坐在那裏，就會看到長者子耶舍坐在那裏」，即歡喜雀躍，敬禮世尊坐於一面。

那時候世尊為坐於一面的長者居士順次說法，就說布施的訓話，持戒的訓話，生天的訓話，並說諸欲的過患、邪害、雜染和出離之功德。世尊知道長者居士已生起堪任心……便說諸佛所讚歎之覺醒法的苦、集、滅、道。長者居士即從其座中升起遠塵離垢之法眼，謂有集之法，都有此滅法。這時候長者居士已經見法、得法、知法，悟入於法、除疑惑、滅猶豫、得無畏，唯指師教，不由其他。而告世尊說：「妙哉！妙哉！……世尊種種方便以顯示法。我於此歸依世尊、法及比丘眾。世尊容受我從今日起，至命終歸依為優婆塞。」此人為世間最初唱三歸依的優婆塞。

世尊為他的父親說法之時，長者子耶舍隨觀隨知以觀察地，他的心無所取著，諸漏解脫。那時候世尊即生思念：「為他父親說法之時，長者子耶舍不可能還俗如以前在家時享受諸欲了。我應停止其神變了。」

長者居士見長者子耶舍，對耶舍說：「耶舍，你的母親心中充滿了悲憂，千萬別讓母親為你而死啊！」

這個時候，長者子耶舍一直瞻視著世尊，世尊即告訴長者居士說：「居士，你的意思如何，耶舍已經以有學之智，有學之見以見法了，和你完全一樣。……不可能還俗如以前在家享受諸欲了。長者居士即請世尊准許耶舍為隨從沙門，明天到他

家裏吃飯。長者居士知道世尊已經准許，即從座中起身，敬禮世尊右邊而離去。耶舍便向世尊請求出家，求授具足戒，這時世間便有七名阿羅漢了。

以上是意譯自南傳大藏經律藏三之大品耶舍出家。依中村元博士言律藏記述的比較經集的耶舍，似有多潤飾的跡象，所以律藏的記述是後來補上的。耶舍比丘之出家實在不容易，沈醉於欲樂中，因為一時的小境界，立即醒悟過來，領悟美和醜的矛盾，而對此物欲生起厭惡離棄，以追求物欲以外之精神的安息。

耶舍比丘的父母親對耶舍的出家，用一般知識去理解，並非如所記之經文那麼容易，用神通變化即可輕易處理這種複雜問題。即使是出家思想十分普遍的印度，依當時印度的社會習慣，出家要在成家立業，直至子女能繼承家業以後，耶舍的出家情形即如同佛陀的當時情況，必定遭受家族的反對，所以長者居士應該是不會如經中所述的那麼單純吧？必定和佛陀經過一番的大辯論，最後佛陀說服了長者居士是不用懷疑的事實。所以後來的人為了稱讚佛陀的偉大，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拿出神通變化來降伏長者居士。我以為這種方式反而忽略了說服長者居士的事實教說。或者沒有語言記載的時代，在口口相傳之間，從此教說之事實忽略不全而補上神通變化吧！所以佛陀停止神通變化之後，長者居士看見耶舍還說：「你母親心中充滿了悲憂，千萬別讓母親為你而死」。耶舍自己似乎處於無從決斷的心境，就一直瞻視佛陀，以求佛陀的援護。並知道長者居士一時受佛陀偉德（神通力）的影響，心中還存有不甘心耶舍的出家。出家乃大丈夫事，不是逃避現實的行為，更不是物欲享受厭倦之後的一時衝動吧。耶舍比丘應有他自己理想的人生觀和抱負吧！（待續）

佛涅槃後阿難在教團中的地位



◎平川彰 著
◎吳老擇 譯

（承上期三、大迦葉與阿難之不和）

以上諸律中雖有若干不同，但其中之五事乃至六事是相同的。這些大概是最基本的吧！佛陀入滅之時，阿難令女人禮拜佛陀之舍利，以致淚水沾污了佛陀的舍利。大迦葉到達以後，禮佛舍利時，見為淚所污，則現不愉快。在《遊行經》也有詳細的敘述。總之，大迦葉取這些過失呵責阿難，罰以突吉羅罪，這不能不說是有點異常。如果依照《大般涅槃經》：佛陀於臨終之時，曾對阿難表達其多年侍者辛勞的謝意，並讚嘆阿難為侍者具有四種之稀有法。佛陀這樣的感謝阿難的辛苦，而大迦葉反而非難呵責之，阿難不承認其過失，大迦葉卻強迫他承認。由此推知兩人之間是有很深的芥蒂存在！但在《僧祇律》之七越毘尼中，除去阿難使女人出家及請一劫住世二事，對其餘之五事，說承認其罪而行越毘尼之悔過，舉其罪的是優波離，而判定者是大迦葉。然而《巴利律》：呵責阿難的是「長老比丘等」。這呵責阿難的是僧伽，其實有主持者的存在，此為大迦葉是很明顯的。其他之五分律、四分律、十誦律、根本有部律、大智度論等皆是大迦葉所為的。尤其在呵責中，說如「修四神足者

，可住世一劫」，實際上是否有此，是很可疑的問題。但是其他的問題是現實的問題，可見出此事情的反映真相。

由於此事的不尋常，在《根本有部律雜事》，即說明這是在結集三藏前，為排除阿難所採取的粗暴辦法。參加第一次結集之比丘四九名是由大迦葉推選出來的，他們都是阿羅漢，只有阿難尚未證悟。為使其證悟，「是用慰喻來調伏好，或須用呵責來調伏好？」大迦葉曾與阿尼盧陀商量，即以呵責的方法調伏之。像這樣粗暴行為，結果阿難努力精進於結集之前悟證阿羅漢。這件事情出於結集三藏之前，是根本有部律和四分律，為結集後的事情是巴利律、五分、十誦、僧祇等。

佛陀入滅之時，《大般涅槃經》說阿難還「未證悟」（在學地），故在第一結集之時，亦從阿難未證悟作為問題吧！此時選五〇〇比丘參加結集而欠缺一人，因此諸比丘說「阿難應該參加，阿難亦得參加」。這一點，諸律之記述是一致的。在巴利律，最初大迦葉排除阿難，諸比丘之推荐他才得參加，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在《四分律》，諸比丘雖問大迦葉推荐阿難，大迦葉即以阿難有憂悲怖癡，於僧眾中加以反對，但諸比丘學阿

難是供養佛的人，並且所受之教法最多，因而再三的推舉才准他參加。在「五分律」，大迦葉以阿難在學地之理由，反對阿難參加結集。而後阿難證得解脫，才准其參加。在「十誦律」中，大迦葉以阿難為「集法人」而准其參加。這意思是准其誦出教法，但並不代表結集成員的身份。後來阿難得阿羅漢才得以參與成為結集的成員。在「僧祇律」大迦葉說阿難若參加結集，「即如此學人，入無學之德力自在眾中，宛如疥癩（類似皮膚病、體內有蟲）野干（似狐而小，夜鳴如狼，如狗羣行）入於獅子羣中」而反對之，但阿難既得證悟，只有許其參加。

如上所述，佛陀入滅之時，阿難雖是在學地，但在結集前卻得以證悟。上述是諸律「五百健度」所說的，這些以外亦有說明。舉行之結果是在雨安居的時候，佛陀入滅是在前年雨期後，對佛入滅的悲痛，已離欲之比丘可忍受，未離欲之比丘則舉手投足，輾轉悲痛，不堪忍受。謂此時須由達（Sudadda）之愚癡比丘說這則解脫大沙門之牢騷了。歡喜今後可為所欲為，大迦葉聞之，思今日若不結集教法和戒律，佛陀之教法終會如雲煙消散，才向僧伽提議結集之事。因此，這是佛陀荼毘後不久之間的事，距離結集有相當的時間。所以可見未證悟的阿難以至證悟有十分充足的時間吧！

總之，在第一次結集時，最初不許阿難參加想必是事實。但由諸比丘之推薦而准許，仍存有相當不快之感，才在結集後以指責阿難的種種過失，迫其悔過，這些記載應不難看出事實的反映！經說大迦葉與阿難的不和，除此之外亦可看到，如在「相應部」之「迦葉相應」，阿難邀請大迦葉往比丘尼之住處，由大迦葉為比丘尼說法，多羅提沙（Thullatissa）比丘尼卻不高興，反而說「大迦葉在阿難面前說法，有如賣針商人向製針者賣針，」大迦葉聞之大為不悅，以種種非難呵責阿難，謂阿

難諸漏未盡，自己以為諸漏已盡，自誇已現心解脫慧解脫。

同在「迦葉相應」，阿難和眾多比丘遊行南山，阿難之同住比丘三十人捨學還俗。回到王舍城，阿難才以此和大迦葉商量，大迦葉便呵責阿難：「汝不守諸根，食無節制，夜坐不熱心……少年之童子不知量。」以「童子」呼阿難而呵責。於此阿難說：「我頭髮雖白，大迦葉還呼我為童子」而慨歎。偷蘭難陀（Thullamanda）比丘尼聞之不高興，說「本是外道的大迦葉，怎麼可以隨便呼得詞聖者（vedehamuni）阿難謂童子而責難乎？」大迦葉聞之，而責備阿難，強調自己才是佛陀的真正弟子，曾在多子塔前為佛之弟子，受世尊之教而修行，得證悟，更以自己之柔軟的僧伽梨換世尊的舊掃衣，親授世尊之衣者，以誇示從世尊之口傳，是真正的弟子。「四分律」亦有此記述，於此偷蘭難陀比丘尼言罵之後，而向大迦葉口吐唾沫。

在「十誦律」卷四十之「比丘尼法」，偷蘭難陀比丘尼在大迦葉之前，故意趨步而行，以妨礙迦葉之步行，因此大迦葉言：「汝或者快點走，或離開我道，」對此偷蘭難陀比丘尼罵說：「汝本是外道，有何急事，不慢慢行！」大迦葉聞言說：「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言「責阿難」，乃阿難求世尊，准許比丘尼出家之不當吧，這裡也可反映大迦葉對阿難本就沒有好感的事實。

同在「十誦律」，大迦葉入王舍城行乞之時，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以肘碰大迦葉背，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同在「十誦律」：大迦葉入王舍城乞食，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喚大迦葉，大迦葉言「妹若在前行莫喚我」，比丘尼言：「大德先去，復喚不已」，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而阿難責阿難。同在「十誦律」，大

迦葉入王舍城乞食，時偷蘭難陀見此，即唾言不吉，此時大迦葉亦言「我責阿難。」

依這些記述，皆可反映出大迦葉對阿難沒有好感。當然這些記述，不能全視為歷史的事實，但有這樣的傳述，阿難與大迦葉之間的不睦是可以想像的。依此於第一結集後，大迦葉強迫阿難悔過惡作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不難體會阿難為避免大迦葉的非難，在佛陀滅度後即去遙遠的僑賞彌了。（待續）

〈聲明啓事〉

查本刊自第22期起刊登之「佛涅槃後阿難在教團中的地位」一文，原著者為日本著名之佛學教授平川彰所撰，社長吳老擇居士譯，編輯作業疏忽，謹此向本刊讀者及原著者平川彰教授致萬分歉意，特此更正，歡迎不吝賜教。

妙林月刊編輯室 敬啓

古今中日佛教之關係

◎吳季默

所宗之法華經的優越和特殊性。因為他住在天台山，而稱他為天台大師，他所宗之法華經，不稱為法華宗，而以其地名稱為天台宗。

天台之教學，影響至朝鮮及日本，現在法華經的信仰勢力還是相當可觀。上面曾言古京六宗，還是互相參學研習，而沒有獨立門戶的宗派。到了比叡山之最遠始確立日本佛教之宗團。他在比叡山開法華十講，以定十一月二十一日為天台智者大

天台宗 天台宗起源於中國智者大師，在六世紀後半，中

國普遍盛行法華經的信仰。智者大師綜合其他經典，以獨自之思想體系，將所有的經典分成五個次序，稱為五時八教。主張他所理解的法華經，是佛經中最具崇高價值的聖典，所以稱為衆經之王。以現代學者的立場看，智者大師的教相判釋，不是以客觀的歷史立場去理解，完全是以主觀的創造，來顯示自己

師的忌日。最澄在唐德宗二十年（西元八〇四年），以隨從數人入唐只有八個月，訪問天台清國寺，至台州龍興寺參加瑯琊大師道邃之摩訶止觀講席，道邃、行滿是天台第六祖荆溪湛然之弟子，最澄是第七祖的門下，對天台學未入唐前即有相當認識。故在道邃門下不久，就到越州（紹興）龍興寺受密教順曉的灌頂，順曉是善無畏和金剛智的法孫。不到一年，在中國參學了天台、禪、密……，回日本以後，弘揚天台兼弘密教，故稱日本天台宗為台密。

依日本渡邊照弘的評述，華嚴經如果是高雅的文學作品，法華經應是民衆信仰的經書。現在世界上有梵文本、西藏文本和漢文本三種，中國、日本一般民衆喜歡讀誦的，是西元四〇六年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本。其內容是不是忠實於梵文原典，當做別論。其譯本易於念誦，深得民衆的喜歡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漢譯本有二十八品，分為長行和偈頌二部份來編成的，偈頌的成立時期，比長行早，其發生的地點，應是一個特殊的佛教地區。

法華經的主要內容，是如來有一天被八萬羣衆圍繞，如來在三昧中，顯示不可思議的現象，羣衆懷疑有什麼事情將要發生，就請了一位大菩薩為代表去請問如來，如來就在數萬的羣衆之前，宣布以前所說之法，是臨時的、代用的方便法，現在要說的是唯一之一乘教，也就是如來之真實法，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是為說一乘法。所以說「我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一切諸佛世尊，皆說一乘道，今此諸大衆，皆應除疑惑，諸佛語無異，唯一無二乘……」為本經之特色。並不斷地強調法華經的優越性，讚美法華經，讚歎讀誦、書寫此經及建塔造佛像的功德，預言弟子等將來之成佛。讚歎燒身供養，「……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願，而自然身，光

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藥王菩薩本事品），受持法華經者有大功德，若有惡口罵詈，及加刀杖者，我等皆當忍。信仰法華經，若受到刀杖的加害，皆能忍受，對大乘佛教之堅強信仰，令人不由心生同情讚歎。但若以強烈的宗教意志和其他宗派構成對立，就相當危險（宗教或宗派戰爭）。

日本之日蓮，就是法華經信仰的極端者，從法華經結合日本民族固有的神祇，所以有天照大神菩薩、八幡菩薩……，世尊也成為守護國家的社稷神。要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就非信仰法華經不可。在末法時代，唯有法華經才是真正的佛教。「日本國之一切衆生，從恒武皇帝以來四百餘年，一向是法華經之機」，「今日蓮二十八年間，無他事，只以七字五字之妙法蓮華經，入日本國一切衆生之口也，此則慈悲之母，入乳於赤子之口也」，「今日日本國，既為蒙古國所奪，」都謂是法華經的預言，「此事日本國中，唯日蓮一人知之」。自言「日蓮是日本國的大柱子，失去日蓮者，日本國之大柱子即倒矣」。僧伽本以超越世俗，專心以過自己的宗教生活，他的用意，結合國家主義，利用政府來壓迫其他宗派，以實現法華一乘的獨善世界。作「立正安國論」，非法華就是邪魔鬼怪。渡邊照宏評述說：日蓮狂信法華，而沒有佛教之基礎智識，善抨毀他人，被政府流放佐渡，最後不得意而死。日蓮之國家主義，到了明治時代又復活，明治十三年，田中智學創立蓮華會，後來改為立正安國會、國柱會，以鼓勵政治家和軍人入會，故有七生報國、武運長久、祈願戰勝、東條英機、上處刑台時，還是七字五字的妙法蓮華經。神風的特攻隊都和此法華思想不無關係？戰後日蓮正宗之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以企業組織的方式，擴展到全世界，並進入台灣。以咒術性、狂信性、庶民性捉住民衆的心理，發展為民衆宗教。（待續）

元亨寺大陸朝聖參訪(五)

觀音和媽祖



◎道一記錄

在泉州市，除了開元寺之外，值得參訪的名勝古蹟實在不多。在離開泉州一天前的下午，為消化日程多餘的時間，即臨時請導遊安排參觀泉州天后宮。泉州天后宮的建築規模相當龐大，除了正殿以外，有東西廊、東西軒、東西亭、東西齋館、後殿、父母殿等。因紅衛兵之禍，殿宇神像皆被破壞，現在正殿已經修復，媽祖的神像也已重新彫塑，正殿的左側懸掛台灣各地媽祖廟進香團的記念匾額，也有李總統、林洋港先生等政治領袖的參拜台灣各地媽祖廟之紀念照片。由該宮之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介紹天后宮的歷史，並以高級烏龍茶接待團員。臨走之時，諸委員送至廟前，放鞭炮以示最親熱的歡送。而後回到華僑大廈，便結束泉州的參訪日程。團員們對媽祖作如何理解 and 信仰，則另當別論，下面就我個人的管見，略述一些給大

家回憶媽祖信仰，在中國民間所發揮的力量。

以宗教學的分類而言，媽祖不是雷、雨之神，也不是山神土地神，故不是原始的自然宗教，也不是建國立國的武士戰鬥英雄神，更不是開天闢地的宇宙創造神，也不是餐風飲露練氣得道的神仙。所以媽祖不屬儒、道之教，在宗教學的分類，媽祖應該屬於民俗信仰或是民間宗教的部類。

民間信仰的發生，不必具有高深理論的教義，只要配合人生現實生活的要求和消災降福、勸善罰惡，便可成為民間信仰的對象。社會文化時時在變化，人生的生活欲望亦跟著社會的變革而不斷的演變。所以民間信仰，在此無時不變的社會裏，亦隨之興盛或消滅。參閱曾景來（普信師）六十多年前所著之『台灣宗教和迷信陋習』，即可知道台灣民間信仰之驚人的變遷。但媽祖信仰在台灣三百多年來，反而日日香火鼎盛，卻未見有衰退的跡象，為什麼媽祖信仰始終興盛不衰，這是研究媽祖信仰的重要問題。

日本（中國人學者）及大陸有些學者，考據媽祖的出生年代及其父母之姓名等，證明媽祖林默娘實無其人，完全是一空架的神話人物。這羣愚蠢的史學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追究文學構造中人物的姓名、出生年代和地緣、血緣關係，這種緣木求魚的方法，所得到的當然是烏有的答案。站在史學的立場，認為具有高品質的研究成果，而授與博士學位。但站在文學或宗教的立場來看，與垃圾桶裡的廢紙又何異呢？宗教信仰是超越年代和血緣、地緣關係的，儘管林氏宗親會，迎接媽祖林默娘祠位為林家姑祖，但信仰媽祖的信徒，絕不會去崇拜林家姑祖的林默娘。所以宗姓廟永遠是宗姓廟，不能變成為普遍信仰的民間宗教。因此民間信仰是宗教學的研究領域，不是宗祠堂和史學家所能到達的境地。

媽祖信仰起源於福建省，而遍傳於江南（江北一部份）乃至廣東之近海區域。關於大陸地區的媽祖信仰，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去做過實地調查，對於發展之史地資料皆無從可考。所以對發達的史地考證暫置不提，進一步來檢討媽祖信仰和佛教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國，後來在中國成立了許多宗派，不管天台、禪宗、淨土、密宗等，雖各有不同的宗旨和宗義，但對觀世音菩薩的崇拜，卻是各宗派所共通的。因為觀世音的宗教特點，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或是房中救生產，或是牢中救罪人；聞聲救苦，無求不應，一般民間常唸的「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身離難，難離身，一切災凶化為塵。」即是觀世音菩薩之普度法門，不只各宗派一致尊信，亦為一般民間不可或缺之崇拜對象。中國人的語言習慣，大都是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等，有規律的音節較順口。觀世音，略稱觀音，二字皆是平聲，較適合中國人口語習慣。菩薩是梵語（bodhisattva）菩提薩埵的略稱，印度音不好唸，有人常把菩薩唸成普薩。尤其菩薩之意為覺有情，一般人不容易知道，即解說為覺悟的人。但什麼是覺悟，還是不容易知道，這種不習慣的音義，一般人往往不得其要領。所以敬稱觀音之菩薩二字，就用「媽」字來代替，佛門中稱為觀音菩薩，一般民間即稱為觀音媽，用閩南語亦非順口好唸。好念就容易記憶，所以在民間不分上智下愚皆容易接受，不分儒、道、釋三教九流，家家戶戶都有觀世音。

觀世音在民間信仰的諸神中，是法力最大、威德最強的神明。在家家戶戶的大廳裏，皆供奉觀世音在諸神中的最上位。中國人對女醫、女巫、女神皆尊稱為「媽」或「娘娘」，對印度傳來的浮圖或佛陀，則感到不習慣，所以從「陀」字換成「

祖」字，便稱佛陀為「佛祖」。觀世音之法力無邊，救人救世，廣渡眾生，怎麼可以同一般女神並稱為「媽」呢？因此再加上祖字，便成為觀音媽祖。由於時代的轉變，世間的動亂，破佛害佛的發生，觀音即演化為民間式的媽祖。現在台灣和大陸各地之媽祖廟的後殿，皆有供奉觀世音，所以觀音與媽祖，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同體。

觀世音，梵語（Avalokitesvara），音譯一般人不會唸，意譯為光世音、觀自在、觀世自在、圓通大士、觀世自在菩薩等，略稱為觀世音菩薩。觀與音，是眼、耳功能的發揮，也是人的五官中最重要的部份。一個人的靈活精巧，有智有慧，皆以眼耳為依據。如果眼睛耳聾，再有才幹也是無用武之地。所以俗語說聰明在耳目就是這個道理。有耳目的人，必須效法觀世音精神，發揮智慧來救人救世，普渡羣生，才是真正奉行觀音法門的人。

媽祖神前之二部神衆，稱為千里眼和順風耳，就是媽祖的象徵。千里和順風，應該不是距離和空間的限定吧！千是百千、萬千、萬萬千；遍蓋十方界之意義，用圓通大士之圓通二字來理解，想必最為適當吧。眼耳之智慧功能是不可限量的。由此亦可得知媽祖的來源就是觀音。觀音、媽祖在民間信仰的宗教中，要以民俗學和宗教學的方法，慎重地去追究其宗教現象和宗教本質。如前所述的史學方法，一定遭到緣木求魚的錯誤。

現在的台灣佛教，大家認為非常蓬勃，發展迅速，一開戒會就有數百數千的戒子。但在各寺院或在家佛教團體等，所表現的佛教現象，把民間宗教信仰的部份扣除掉，餘下來的純佛教成分有多少，請自稱為佛教徒的信眾們仔細反省，仔細的分析吧！（待續）

中毒性肝炎

◎妙林月刊編輯室



原因 新的化學藥物，多易發生肝障害。現在的肝障害，由於治療用的藥劑所引起的原因非常多。加氯丙嗪 chlorpromazine 等之精神定劑、抗生素、抗結核劑，口服之糖尿病、降血壓等所有範圍內之治療藥，特別是化學新藥，引起肝障害的可能性很大。

藥劑性肝障害，患者對特定的藥劑發生過敏反應，以致招來肝障害，其所看到的是受此藥劑之一部份的患者（因藥劑之肝障害的發生率有很大的出入）。因為是過敏症，對於用藥的分量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症狀 藥劑性肝障害，依症狀的檢查，可分為肝炎型、膽汁膿滯型、混合型的三種類。肝炎型類似急性的細菌肝炎、膽龍滯型，即如同膽結石、肚尿管炎一樣。混合型，即指兩種之合併，此類型最多。從服用此藥劑，一至四星期之間，通常都是二週至三週後發病，在此期間內，患者得的是過敏性的關係。即多由發熱開始，常常關節痛和發疹。肝炎型即懶倦，容易疲勞，食欲不佳，有嘔吐之感，投訴如同急性肝炎型的病狀。膽汁膿滯型的即有發瘡之投訴，混合型，即呈現兩方面之病狀。如急性肝炎之症狀普通不很強烈。從發病二至三日才現出黃疸。

症狀的經過 若停止服用原因之藥劑，黃疸之諸症狀很快就解消。因為藥劑（特別肝炎型的）停用後，病狀演變成惡化者，即有死亡的危險。如一麻醉藥的氟烷（flurothane）為最好的例子。膽汁膿滯型的，即黃疸和發瘡長期繼續，肝機能異常，特別是鹼性磷酸酶（alkalinephosphatase），所謂 GTP 所示的膽道閉塞狀況，檢查有異常，有持續數個月至二、三年。

診察 看到好像急性肝炎或膽道疾患時，至發病有服醫生的處方藥，或者自己買來服用，藥之種類和服用期間，必須詳細問清楚。最重要的是發病和服藥之時間關係，必須充分的檢討。然而，所謂病歷和藥劑性的肝障害，對於診察是非常重要的。

過敏症狀或血液中之尿酸球的增加，所看到的黃疸乃至肝

障害，大致可能是藥劑性的肝障害。在肝機能的檢查方面，有現示肝細胞障害之GOT、GPT之中等程度的昇高，而且沒有帶著膽石症的腹痛。鹼性磷酸酶、GPT等之膽道系酵素亦呈現相當高，很可能是藥劑性的障害。

用試驗來看結果 如果沒有強烈的肝細胞障害。主要是藥劑發起膽汁濃滯型之病變時，不妨再試與其少量（試驗），在診察上是很有效的方法。因此，膽紅素、鹼性磷酸酶、GTP、GOT、GPT等再上昇者，即確知肝障害是藥劑的原因。但此試驗反應的結果雖是陰性，也不能否定其因果關係。

治療 藥物為肝障害的原因，就停止所有的用藥。許多時候，這樣就足夠。但肝障害很強烈的時候，即呈現出急性肝炎時之同樣症狀，如同急性肝炎的進行肝症治療法。膽汁濃滯而發瘡者，即令服抗組胺劑（Histamine）。高黃疸而持續性長久者，副腎皮質類固醇（steroid）有時很有效果的。

食物 肝障害之強烈的肝炎型時和急性肝炎之極期，同樣的要限制脂肪，以良好的蛋白質、糖質為主體，並選容易消化的食品，調煮到柔軟而食之。膽汁濃滯型，而有高度的黃疸時，脂肪類不好吸收，食物可同前即可，到了食欲恢復的時候，可漸增加蛋白質、脂肪之總熱量。

預防 一部份的藥劑，常常引起嚴重的肝障害，也有因此而死亡的。然而，大部份藥劑性肝障害之預防，比病菌性肝炎較好，停止藥劑的使用，黃疸很快就恢復，肝機能異常亦很快的恢復正常。但其中有人帶有輕微的黃疸，長久不能解消，一年以上鹼性磷酸酶，GTP等都上昇，如雙醋酚汀有進行慢性活動性之肝炎。調理患者即和急性肝炎一樣，比病菌性肝炎之復發的可怕性減少，雖多少有異常，應積極地使其回到社會崗位。

✱



智慧是苦難生活的明燈

◎陳 脩

陳 脩兄台鑒：阿彌陀佛

當兄台您接到這封信時，首先向您道歉，冒昧打擾您進修和處理事務時間，也不知您是否有空來拆開和感興趣去注意一位現正處於茫然而不知所措的人，敘述種種呢？拜讀您在妙林月刊20期上精讀佛理和剖析人生透徹的才識，使我有一股衝動，想寫信請教，不知兄台您是否願幫我解決困惑？

首先自我介紹，敝姓陳名世原，年齡三十有五，本是一位早出晚歸生意人（但現已一無所有），衷心信佛。但在一年前發生了讓我到目前還是很痛苦難忘的事，那就是……我是一個在乳幼時就失去母親，由奶奶和姑媽把我帶大，因為父親是生意人，故在我十二歲回到父親身邊前，我並沒有真正體會到家庭的溫馨。雖然祖母和姑媽待我不錯，但總有一點自卑感，在這環境下，養成了一種倔強和固執，脾氣比較浮躁，成為事業上的絆腳石。但也許業障太深，我執太重，明知不行卻偏向此

行。七年前我接觸到「佛」，那時雖有明白其中一點道理，但卻不深入，不能夠透徹和瞭解，只是唸「佛」和參「佛」而不能用心去體會，到如今才利用這段無業時間來認知，但心中盲點卻依然很多。

十多年生意商場上，從一個人孤軍奮鬥（因父親反對我從商，但這是我的興趣）和成家立業（買了自己房子），到現在變成原來的我（一無所有），這其中酸甜苦辣，對我這種逞強個性的人來講，真是比死還痛苦，雖然那段期間還不算什麼成就，但生活畢竟還很安穩。現在卻一切跌入谷底，想從頭再來，卻無以面對所有親戚朋友的憎恨與唾棄。每天面對妻子和四個年小兒女，更加感受生活壓力的痛苦。回想一年前若不因急功好利的趨使（但絕對與賭無關，純是生意關係。）也不會陷入今天如此深淵，現今面臨債主逼債，逼得只有遠走他鄉，在他鄉卻無發展餘地，每天只有失意徬徨，藉著一顆虔誠的心求「佛」和砥礪自己反悔來消磨日子，真是不知怎麼辦才好！

寫到這裡，兄台您大概會感到我文內雜亂無比，實因內心非常紊亂，故文無條理，誠請見諒！現在想請問您幾個問題，請務必來信指導好嗎？

(一)像我現在，最重要且最必須做的是什麼，才能解決目前的困境。

(二)如果要從心靈上超脫自己，最重要的是怎樣做才能做好戰勝自己？使自己能夠超越過去種種，完成再出發準備。

(三)學「佛」要怎樣做才能使自己心與「佛」同步，而使自己的心永遠都能像「佛」？「禪定」功夫要怎麼做才能改掉自己浮躁不實的心？

(四)依兄台您的智慧，我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走出第一步？請明示。

以上不禮貌的問題，在頭一回生疏的書信中，大膽懇求幫忙，謹致十二萬分歉意。順頌

法喜充滿

弟 世原合十

世原大德道席：

收到您的來函，知道您目前的狀況是如此的無助與茫惑，雖然詳細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但從您來信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無奈與凌亂無從整理的心情，我是深深地體會的。雖然忙於工作、讀書、寫作，但是秉持佛教徒慈悲濟世的襟懷，只要有益於眾生的，當責無旁貸以行之。若有機會讓我服務眾生，與眾生廣結善緣，從自覺覺他中成就菩薩道，相反的，我是更應該感謝您讓我成就這段難得的因緣哩！希望我的愚智能給您帶來些許的啓示，請教指導實在不敢當，還望您能將心中的疑惑與苦悶，不吝來函告知，切莫客氣是荷！

從您的文筆敘述的過程來看，想來您也是受過相當程度的

教育，尤其是在如此難堪的處境中，猶能娓娓道來，這樣的修養想來是學佛的工夫吧！在這裡，我想簡單的談談佛教的本質，再從日常生活中領略其簡易的教理，尤其是您目前的難題，提出一己學佛的拙見，您不妨做個參考看看。

目前台灣佛教界（應是整個中國）一般信眾，由於不能真正理解「佛」到底是什麼？鬼神的祭拜再加上功利主義的影響，結果產生了神佛不分的「迷信」信仰，長此以往，佛教恐早已名存實亡了。事實上，佛教應是人文道德教育重於宗教賞善罰惡的色彩。從歷史的觀點而言，佛陀確實是一位慈悲無我的教育家；唯有慈悲，才能任勞任怨地說法四十五年，留下了經律論三藏的智慧；唯有無我，才能有教無類（佛陀曾為妓女菴婆婆梨說法），誨人不倦，成為人天導師。佛的本意為覺悟，是佛陀的簡稱。而佛陀的覺悟是從四聖諦、八正道的實踐而來，絕對不是從「唸佛」和「參佛」而來。了解苦集滅道的人生四諦實相，從觀察一切存在皆苦的苦諦至實踐八正道的道諦，始有當下獲得清淨自在的可能，唸佛誦經只是一種方便道，其作用僅能幫助吾人入定，絕非究竟之道。唯有徹底追究人生諸苦的根源，也就是成佛之道在人間，必須親身去體驗生活的悲歡，印證「佛法不離世間覺」的真實妙義。任何失敗挫折的逃避，無助於事實的改變，相反的，更增事情的嚴重性，更甚者的，一切的罪過有如種子（阿賴耶識）藏於心中，若不以實際的行動去懺悔的話，終其一生必難以抹去內疚的陰影。既然如此，何不坦然去面對難堪的事實？否則「求佛」又何異於「祈神」庇佑？不但無裨於事情的解決，反增加一層無形的業障，任何冀求外在力量的解決，是不切實際的妄想，佛陀是極力禁止的。因為這樣做無異違反佛教的因果律（非人為的善惡因果），一般信眾往往在無助的時候，企思外在神力來解決問題，結

果問題還是一件件的來，主因是沒有把真正錯誤的原因找出來，抓住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您在商場上的失意，固然是因爲急功好利，但根本原因來自於個性上的缺陷。客觀來講，絕不能歸咎於業障太深，如果事前針對自己的缺失改正，站在正信佛教「有此因必有彼果，有此果必有彼因」來看，所謂業障的命定論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自作自受，與吉凶、禍福、善惡等完全不相關，純粹就佛陀所說的因果律而言，這是需要相當的智慧與科學的精神。所以您在事業上最大的絆腳石即是個性上的缺陷，很難得的是您能清楚的了解這點，也不會將一切痛苦與失敗推諉於三世因果（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相信以您的「自覺」能力，必能深入體會佛法不能離開日常生活中的深義，尤其是在您歷經這樣的歷練，對您將來的修行必有一番深刻的體悟，這是一份求之不得的境界。處順境當能知感恩，因爲世間本是一無常、無我、苦、空」的世界；處逆境則能知珍惜，因爲它讓我們體驗到不曾有的境界，是通往真理（涅槃、真如）之路的大道。我想如果您能時時刻刻念在斯，不忘警惕自己，真正遵行實踐佛陀的教義，做一個真正的佛弟子，那麼就從自己的心下一番功夫，徹底革心，從懺悔中做到真正的心懺（懺悔有事懺、理懺，理懺即心懺，尤重於事懺的形式），唯有如此，您才能真正做到心的主人。

佛經曾記載佛陀在出生不久，母親即離他而去。從小失去母愛的佛陀，對人生的思考就顯得比常人要來得深刻，也養成了喜獨思冥想的性格，由於失去母親，使佛陀在成長的過程中得不到完整的愛，這樣的缺憾反而促成了他走向成佛的道路，早熟的心靈比正常的人多了一份敏銳的觀察力及善感的憂鬱。就某一層次的意義而言，禍福往往是一體二面的，也許在您走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忽然呈現「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希望，正如老子道德經中所說的「禍兮福之所倚」，說明了禍福是相倚相成的。我相信，了解自己的人必能懂得如何去面對自己的缺失，戰勝自己的敵人。再者古人有云：「帶兵如帶心」，不了解心又如何能在沙場上用兵如神呢？佛陀在菩提樹下，也是以一般凡夫之身，發下驚天動地的豪語：「若不成佛道誓不離此座。其面對的障礙也和您一樣——心魔（非外來之鬼魔），經過一番激烈的鬥爭，終於戰勝了心魔，獲得清淨大自在的解脫身。走筆至此，主要是希望您能以佛陀爲榜樣，以他爲師，努力克服您心中的缺陷（魔），做事不受魔的支配，心意不受魔的影響。不要在乎親戚朋友的憎恨與唾棄，重要的是「自重而後人重，自侮而後人侮」，看重自己存在的價值，不要在意世間的毀譽得失，因爲這些都是虛幻不存在的，如夢幻泡影。不知您是否略知唐代高僧寒山、拾得的故事？世人罵他們笑他們恨他們，二位和尚依然活得自在，終日笑嬉嬉地，箇中的深意，實在發人深省。

抱歉，寫了那麼多，盼您能體會我的苦口婆心是好。現在就依您來信提出的四個問題做個回覆：

第一，當前的急務就是早點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逃避不是辦法，不是身爲佛教徒應有的心態。希望您能以冷靜的心去面对一切，更重要的是藉此機會磨練您的個性，在此前提之下，必須「能忍難忍」，此爲成佛之最！「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您的困難總是會雨過天青的。念佛、求佛是沒有用的，依佛教的因果律，絕沒有代罪代受之理，若有則犯戒，如誦經代人超度或祈福者是。必須依佛法的智慧去解決問題才是正途，也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所以您目前必須靠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若是沒有辦法，不妨請教高僧大德，謀思良策。

第二，欲使心超越自己、戰勝自己，當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做好自己的本份，即是實實在在的修行，不做過高的期望與空想，量力而為，如孔子的學生曾子每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日日做反省的工夫，久之自能戰勝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

第三，禪定功夫無助於智慧的生長，即使證得「神通」也是無助於問題的根本解決，可以稍獲改善但會造業（違反因果），菩薩畏因即緣於此。禪定對現代人緊張忙碌的生活，可以獲得身心上的舒解，但不能改掉自己浮躁不實的心。欲改掉此病只有接受生活的磨練，腳踏實地，做事能顧前思後，知因知果，謹慎而行，不存任何饒幸心理，只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常做是念，自能改掉浮躁不實的心。

第四，以目前的環境來看，或許您真的是「一無所有」，失去了有形的依恃，無力面對生活壓力的重擔，及債主索債的痛苦，以致遠走他鄉，徬徨度日。但是事實上您是否真的「一無所有」呢？答案是否定的。三十五歲正是黃金歲月，是蓄勢待發，工作最有朝氣的時期，是衝向四十歲後的人生轉捩點，這是最雄厚的本錢；人生的閱歷再加上自身的智慧，都是您最可靠的財產，怎能說是「一無所有」呢？切記，請不要忽略了無形的依恃。如此豐碩的條件，應該足以讓您走出成功的第一步。自今日起，好好褪下「我執」的無明，重新整裝自己，穿上自信無畏的裝備出發，相信佛陀的智慧也相自己的能力，以佛法的智慧自作明燈，眼前的黑暗必將遠離，黎明的曙光必將到來！

願此信能給您帶來一點點甘露法味，充滿希望在心中。祝

福
自在清涼

佛道如山

◎詹捷夫



佛道如山，需步步登；佛德如海，寬廣無崖。很多人以為信佛就是天天求菩薩保佑自己，卻沒有想到別人，這都是不明因果，苦苦哀求又有何用？不運柴挑水，水會自來嗎？柴會自來嗎？就今日生活而言，不勤勞，瓦斯、水公司是不來服務的。用勤勞換來金錢，用金錢買來服務乃天經地義的事。平常人都恥於不勞而獲，何況我們念佛的人，怎可忘了「救化活動」，弘法救生之事要放於首位，切忌急私而忘公。

佛道增長，不是一日之間，它的成長如春天的秧苗，看起來不感到成長，但它真實的成長了。菩提妙果如秋天的果實，甜美可愛。但是諸君莫忘了，沒有春天辛勤的耕耘，秋天怎會豐實的收穫？

佛道必須精進修行，以成就佛德。修佛道必親自修行，別人代不得，日本話「佛道人人自證」，人人要親自躬行，禮拜得髓。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人人必須隨時積善因，以便將來得善果。

現成公案沒商量，事實事情擺在眼前，諸法實相，自種善因，自然有善果；人人從善則大地有情皆登佛道。

79、10、16 台北

✱

✱

佛教的開運秘訣



◎劉欣如

日昨的國際日報說，台灣一位馳名的女算命師翩然蒞臨洛城，而登門求教者，每天絡繹不絕。她自己也在吹噓，在台北，他曾經給李總統、某院長、女部長和一羣知識份子看過相、算過命。結果，人人讚嘆，說她彷彿天上的女仙人。由此看來，她的神機妙算的確折服了無數衆生。我心裏想，這也難怪，因為問卜前程、趨吉避凶，乃是人類的天性……

不說落後社會裏，有巫師巫婆會替居民算命和開運，在文明地區也有專吃這行飯的宗教師或相命家。傳說當年美國雷根總統的白宮裏，有過星相家和算命師出入，一時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指責總統不該拿國家大事，去求教那羣江湖術士。據一位研究民俗宗教的鄭博士透露：六四天安門事變時，中共頭子

也請教過某位國寶級算命師，怎樣處置會不會產生怎樣結果？可見一向以無神論自居的共產主義信徒，遇到困難也會心虛發慌……記得十多年前，我旅居東京時，每到黃昏以後，會看到車站大百貨店前，總有幾位掛牌算命師站著，而虔誠問卜者，排成好長好長的隊伍；在科學發達的日本社會裏，有這麼多人趨之若鶩，當時，著實令我大吃一驚。

從此，可以證明人不是全能，科技再發達，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際遇與變化，吉凶與福禍，包括下輩子的事情，想要知道也無能為力，難怪孔子會嘆息：「不知生，焉知死？」其實，我們不必絕望，關於未來的變化與傾向，也有蛛絲馬跡可尋，不是完全絕望。佛法說，「若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問來生事，今生做者是。」那麼，上輩子幹過的事，已經懊悔莫及，幸好關於未來與下輩子的吉凶，可由現在來決定。換句話說，今後的命運完全操縱在自己手上，可惜，許多人不清楚。

孔子說：「五十知天命」，不知引發多少人的共鳴與感慨？我有一位最知己的朋友，絕頂聰明，出身富貴家庭，但是，當他落魄國外時，來信嘆息：「五十知天命，果然是經驗之談，現在除了教書混日子，還有什麼壯志雄心……。」語氣不勝淒涼，表示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其實未必見得。我也常常聽長輩們說：「人長得漂亮，不如命來得漂亮」，似乎幽幽道出過來人的心聲。在他們心目中，以為一切生活變遷，吉凶福禍，冥冥中受到命運的安排，身不由己，徒呼奈何而已，真是無的放矢！

現在，再聽聽一位算命家的看法。

世界日報主持命相專欄的趙××說：「命是天生註定的，生辰八字決定了大半。但是，運勢是後天造的，也可以改變，而個性是改造命運的最大動力。算命是統計學的應用……改變

個性是改運的基本……培養和平的心態，坦率的性情，才是改運的先決條件。」

難怪許多人向算命師問卜命運時，不是改名換姓，就是要把房子換個方位，門窗改換角度……依我看，這只是一項提示，而不是根本，也非究竟，充其量屬於小動作，或不甚圓滿的方法罷了。

自從我皈依以後，也很注意這個問題。同時，也遇有非佛教徒向我不恥下問。當然，我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外想給他們迷津，讓他們看見一道曙光，免得在人云亦云之下，誤了自己，耽擱前途。

基本上，人的命運不是一定的，凶吉亦是如此。古人說：「君子造命」，凡是有德行的正人君子，可以改造命運，超出命數之外。所謂：「大善大惡，超出數外」正是此理。

依佛教的觀點，人的命運受到業力的影響，業力指善業和惡業，還有一種不定業。後者是真正改變命運的因素。原則上，一個人從過去到現在，乃至將來，會受到股極大的力量在支配。個人的業，也會隨這股力量在流轉，簡直沒有抗拒的餘地。有時候，個人之業雖然小，很可能會被逼迫到較大的業流裏。不過，如有強烈的意志，也能帶動自己的業流，而得到轉機，這樣可以跳出業的果報。所以，佛教重視宿業以外，也確記人的自由意志。

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常常強調：「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塵世裏，許多人出身貧寒，經過不斷努力，也能成就一番功業，徹底改造了原來的貧賤命運。這方面的例證多得不勝枚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指出以往為非作歹的人，只要肯痛改前非，努力行善，也能開創另一種相反的命運。星雲大師說：「世人會因為一個人、一塊錢、一件事、一句話、一

個念頭，而改變一生」。換句話說，在生活過程裏，改變人生觀的因素隨時隨地存在著，這些都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佛教徒都明白，若要成佛作祖，就得實踐「六波羅蜜」，殊不知六波羅蜜的實踐，也是開運的最大秘訣。因為透過六度修持，大行慈悲，培養福德，而福德與慈悲是真正開創命運最具體、最究竟與最圓滿的方法。最著名與確實的例子，莫過於「了凡四訓」的作者——袁了凡。其實，他不是佛教徒，不曾正式皈依三寶，然而，他的前後遭遇與作為類似「六波羅蜜」的實踐。他做了三千件的小大善事，才不受制於命運，反而開創另一個非凡的新命運。

且說明朝名儒袁了凡，有一天遇到一位老相士預言他：「你命帶官印，讀書可做大官。某年某月某日，可考中秀才。某年某日，可做縣官，俸祿多少。某年某日升官，俸祿多少，活到五十四歲八月十四日半夜子時，壽終正寢，終生無子。」不久，袁了凡的一切都被老相士說對了，十分靈驗。他心想：「既然一切命中註定，努力也無用，不如玩樂去吧！」後來，他又遇到雲谷禪師指點「趨吉避凶」的方法，他才決心廣行善事，多積功德。之後，老相士所說的話，反而全不靈驗，而且活到八十多歲，又有三個孩子。

其次，根據普賢十大願，可知懺悔也能消除業障，增長福祿，並且開創美好的命運。譬如歷代大德所設計的慈悲水懺、梁皇寶懺和天台三懺等，都是開運的秘訣之一。

總之，種下惡因，當然要受惡報，若能改過從善，便可趨吉避凶。許多人常常埋怨自己多命運多舛，日子顛簸不安，這樣，才更要抓住機會多做善舉，常做福德。否則，只會惡性循環，永遠在苦海中飄泊，失去開運的機會了。（寄自美國佛教宏法中心）

清淨道論 簡介

《清淨道論》一書，為五世紀中葉印度高僧覺（佛）音（梵 Buddhaglossa）所著，以巴利文寫定，凡三卷，收於《南傳大藏經》第六十二至六十四冊，由水野弘元教授譯成日文。再由我國葉均先生譯成中文。

巴利文為印度最古的語文，尤早於混合梵文，故南傳巴利語系佛教去佛不遠，較接近佛法原始面貌。《清淨道論》雖以巴利文流通，重要的是其論著總括了南傳三藏經典及論疏之綱要著作，成為有關南傳上座部佛教教義最有系統的論典，深為中外佛教學者所重視。我們不妨從下列幾位國際學者的評語，略窺此書的重要性。愛德華·孔滋說：「《清淨道論》是人類心靈上最偉大的經典作品之一。如果我流浪到荒島時只容許攜帶一本書的話，這部書將是我所要選擇的。」（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 P.74）德國的維里曼·蓋格（

Wilhelm Geiger）教授和日本的早島鏡正亦有類似的看法：「《清淨道論》是南方巴利佛教中被推尊為最高權威的論書，其百科全書的內容，堪與上座部的《大毘婆娑論》相匹敵。」（見《佛典解題事典》一二二頁）另外認為有心欲研究南傳上座部之教理者，毫無疑問地，本書更是非讀不可的著作，參見水野弘元的《南傳大藏經》第六十二冊卷首解題。

值得一提的是，《清淨道論》除了綜述了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思想精義外，更能看出當時當地的社會情形。例如書中論及各國的上等布料中有中國的絲綢（Cinapatta——支那絲綢），是難得一見的珍貴資料。

本書共計二十三品，以戒、定、慧三學為綱，有系統地闡釋教義，教導佛教徒如何實踐，從凡夫趣入聖者的解脫歷程，實為現代佛教徒在實踐上的最好參考資料。雖然本書的組織次序和內容有許多地方與優波沙底（Uparizsa）所著的《解脫道論》相類似，但是該論文字不易解讀，內容也遠不如本書詳盡，本書亦雜有論駁《解脫道論》的見解。本書是依戒、定、慧三大主題次第敘述。一、二品論戒，說明怎樣持戒、戒的種類、持戒有何益處，並言怎樣自願受持十二頭陀支等；三至十三品論定，以定學為實踐修行的方法，從十遍處（特別是從地遍處）入手，能達到四禪定。十遍處以外，尚有十不淨觀、十隨念、四梵住、四無色、食厭想和四界差別，合為四十種定境的修習方法，可適合不同學者的性格。此等學習法與北傳佛教以遍處等作禪定之功德，實大異其趣。後十品即是慧學，主述五蘊、四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並概述無常、苦、無我之三相。是為南傳佛教論藏的主要內容和七部論以後發展出來的教理，凡此均是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特色。本書之前後有造論因緣的說明，及以戒、定、慧達到清淨涅槃道之結語。

✱

「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摘錄」 初品 根本法門品

◎吳老擇 譯

第八 削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大周那於傍晚從宴默起，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而坐於一面。於一面坐之尊者大周那白世尊言：「世尊！於世，生此等種種之見，即：關於我論或關於世界論者也。以此等爲初思念之比丘，已如是捨此等之諸見，如是離此等之諸見耶？」〔世尊曰：〕

「周那！於世，生此等種種之見，即：關於我論或關於世界論者也，而生此等見處、住此等見處。於此等見之現行處：『彼非予。予非彼。彼非予之我。』如是，對其以如實正慧而觀者，捨如是此等見，離如是此等見。若於此，有一比丘離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現法樂住。又，若有一比丘，已息尋、伺，於內清淨，心成一向，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

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爲現法樂住，又，若有一比丘，不染於喜，而住於捨，正念、正智，以身正受樂。即：聖者之所謂成就『捨念樂住』，成就第三禪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現法樂住。又，若有一比丘捨樂、捨苦，先已滅喜憂，以不苦不樂而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現法樂住。又，若有一比丘，出過一切色想，消滅有對想，不作意種種想，『是虛空無邊。』，成就虛空無邊處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寂靜。又，若有一比丘，出過一切虛空無邊處，『是識無邊』，成就識無邊處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寂靜。又，若有一比丘，出過一切識無邊處，『是無何之存』，成就無所有處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寂靜。又，若有一比丘，出過一切無所有處，成就非想非非想處而住。而彼思念：『予以削滅而住。』然而，周那！此等於聖者之律不稱爲削滅，此等於聖者之律稱爲寂靜。

於此，周那！汝等應作削滅。即：『其他之人爲作害者，但我等不爲作害者。』應作削滅。又『其他之人爲殺生者，但我等爲離殺生者。』應作削滅。又『其他之人爲不與而取者，但我等爲離不與而取者。』應作削滅。又『其他之人爲非梵行者，但我等爲行梵行者。』應作削滅。又『其他之人爲妄語者，但我等爲離妄語者。』應作削滅。又『其他之人爲兩舌者，但我等爲離兩舌者。』應作削滅。又『其他之人爲粗惡語者，但我等爲離粗

惡語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綺語者，但我等為離綺語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貪欲者，但我等不為貪欲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瞋恚心者，但我等離瞋恚心者。』又『其他之人為抱邪見者，但我等為正見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思惟者，但我等為正思惟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語者，但我等為正語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作邪業者，但我等為作正業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命者，但我等為正命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精進者，但我等為正精進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念者，但我等為正念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智者，但我等為正智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邪解脫者，但我等為正解脫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離於昏沉、睡眠者，但我等為離昏沉、睡眠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掉舉者，但我等不為掉舉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懷疑者，但我等為離懷疑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忿怒者，但我等不為忿怒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怨恨者，但我等不為怨恨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惱害者，但我等不為惱害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嫉妬者，但我等不為嫉妬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誑貪者，但我等不為誑貪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詐誑者，但我等不為詐誑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頑迷者，但我等不為頑迷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過慢者，但我等不為過慢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難說者，但我等為易說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惡友，但我等為善友。』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放逸者，但我等為不放逸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不信者，但我等為信

心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無慚者，但我等為知慚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無愧者，但我等為知愧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寡聞者，但我等為多聞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懈怠者，但我等為發心精進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忘失正念者，但我等為確立正念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為無智慧者，但我等為成就智慧者。』應作削減。又『其他之人染於世俗，固執自見，為難捨性者，但我等不染於世俗，不執自見，為善捨者。』應作削減。

周那！對善法發心，予謂益多，何況以身口而隨此即？是故，周那！『他為作業者，但我等為不作業者。』而應發心。又『他為殺生者，但我等為離殺生者。』而應發心。……乃至……『他染世俗，固執自見，為難捨性，但我等不染世俗，不固執自見，為善捨者。』而應發心。

周那！譬若有惡道，為迴避之，應行其他平坦之道。又，若有惡渡（船）場，為迴避之，應至其他良渡（船）場。如是，周那！為迴避成為為害者，而不作害。為迴避成為殺生者，而禁殺生。為迴避成為不與而取者，而禁不與取。為迴避成為非梵行者，而有梵行。為迴避成為妄語者，而禁妄語。為迴避成為兩舌者，而禁兩舌。為迴避成為粗惡語者，而禁粗惡語。為迴避成為綺語者，而禁綺語。為迴避成為貪欲者，而不貪欲。為迴避成為瞋恚心，而不瞋恚。為迴避成為邪見者，而正見。為迴避成為邪思惟者，而正思惟。為迴避成為邪語者，而正語。為迴避成為邪業者，而正業。為迴避成為邪命者，而正命。為迴避成為邪精進者，而正精進。為迴避成為邪念者，而正念。為迴避成為邪定者，而正定。為迴避成為邪智者，而正智。為迴避成為邪解脫者，而正解脫。為迴避離於昏沉、睡眠，而離昏沉、睡眠。為迴避成為掉舉者，而不掉舉。為迴避成為懷疑

者，而超越懷疑。爲迴避成爲忿怒者，而不爲忿怒。爲迴避成爲怨恨者，而不爲怨恨。爲迴避成爲覆僞者，而不覆僞。爲迴避成爲惱害者，而去惱害意。爲迴避成爲嫉妬者，而不嫉妬。爲迴避成爲慳貪者，而不慳貪。爲迴避成爲詐誑者，而不詐誑。爲迴避成爲詐瞞者，而不詐瞞。爲迴避成爲頑迷者，而不頑迷。爲迴避成爲過慢者，而不過慢。爲迴避成爲難說者，而易說。爲迴避成爲惡友，而爲善友。爲迴避成爲放逸者，而不放逸。爲迴避成爲不信者，而有信。爲迴避成爲無慚者，而有慚。爲迴避成爲無愧者，而有愧。爲迴避成爲寡聞者，而多聞。爲迴避成爲懈怠者，而發心精進。爲迴避成爲失念者，而確立正念。爲迴避成爲無智慧者，而成就智慧。爲迴避成爲染於世俗，固執自說，爲難捨者；而不染於世俗，不固執自說，爲善捨者。

周那！恰如一切不善法乃趣於卑劣之存在，一切善法乃趣於高貴之存在。如是，受害者爲昇高其存在，而不害。殺生者爲昇高其存在，而禁殺生。不與而取者，爲昇高其存在，而禁不與取……乃至……染於世俗，固執自說，爲難捨者，爲昇高其存在，而不染於世俗，不固執自說，而爲善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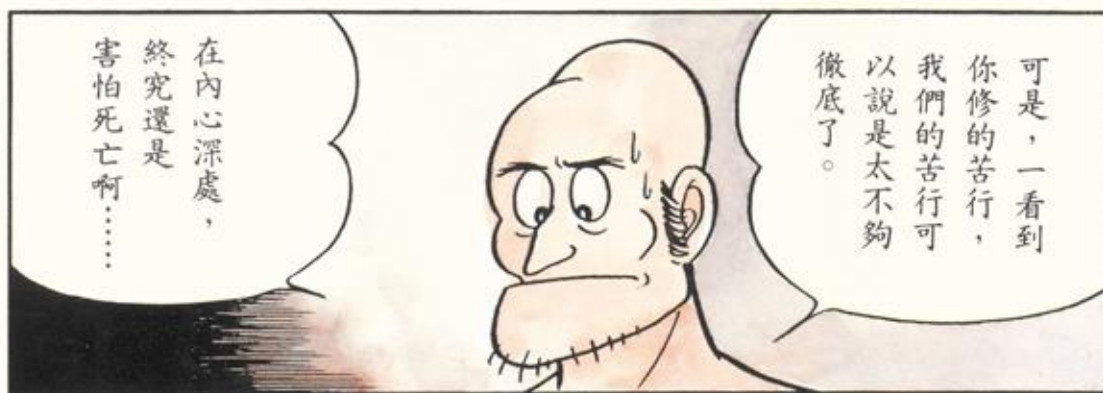
周那！自陷沒泥濘，而欲救他人出泥濘，是不可能也。自不陷沒泥濘，而欲救他人出泥濘，有是理也。自不善調御、不善教導，而又不陷沒泥濘者，而欲調御他人、教導他人，使般涅槃者，當不可能。自善調御、善教導，又自般涅槃者，而欲調御他人、教導他人，使般涅槃者，有是理也。如是，周那！受害者欲般涅槃，應先爲不害者。殺生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殺生。不與而取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不與取。非梵行者欲般涅槃，應先守梵行。妄語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妄語。兩舌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兩舌。粗惡語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粗惡

語。綺語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綺語。貪欲者欲般涅槃，應先迴避貪欲。瞋恚心者欲般涅槃，應先不瞋恚。邪見者欲般涅槃，應先立正見。邪思惟者欲般涅槃，應先正思惟。邪語者欲般涅槃，應先正語。邪業者欲般涅槃，應先作正業。邪命者欲般涅槃，應先正命。邪精進者欲般涅槃，應先正精進。邪念者欲般涅槃，應先有正念。邪定者欲般涅槃，應先有正定。邪智者欲般涅槃，應先有正智。邪解脫者欲般涅槃，應先正解脫。纏於昏沉、睡眠者欲般涅槃，應先離昏沉、睡眠。掉舉者欲般涅槃，應先不掉舉。懷疑者欲般涅槃，應先超越懷疑。忿怒者欲般涅槃，應先不忿怒。怨恨者欲般涅槃，應先去怨恨。覆僞者欲般涅槃，應先不覆僞。惱害意者欲般涅槃，應先去惱害意。嫉妬者欲般涅槃，應先不嫉妬。慳貪者欲般涅槃，應先不慳貪。詐誑者欲般涅槃，應先不作詐誑。詐瞞者欲般涅槃，應先不作詐瞞。頑迷者欲般涅槃，應先不頑迷。過慢者欲般涅槃，應先不過慢。難說者欲般涅槃，應先爲易說者。惡友者欲般涅槃，應先爲善友。放逸者欲般涅槃，應先爲不放逸。不信者欲般涅槃，應先有信。無慚者欲般涅槃，應先有慚。無愧者欲般涅槃，應先有愧。寡聞者欲般涅槃，應先多聞。懈怠者欲般涅槃，應先發心精進。失念者欲般涅槃，應先確立正念。無智慧者欲般涅槃，應先成就智慧。染於世俗，固執自說，爲難捨者，欲般涅槃，應先不染於世俗，不固執自說，爲善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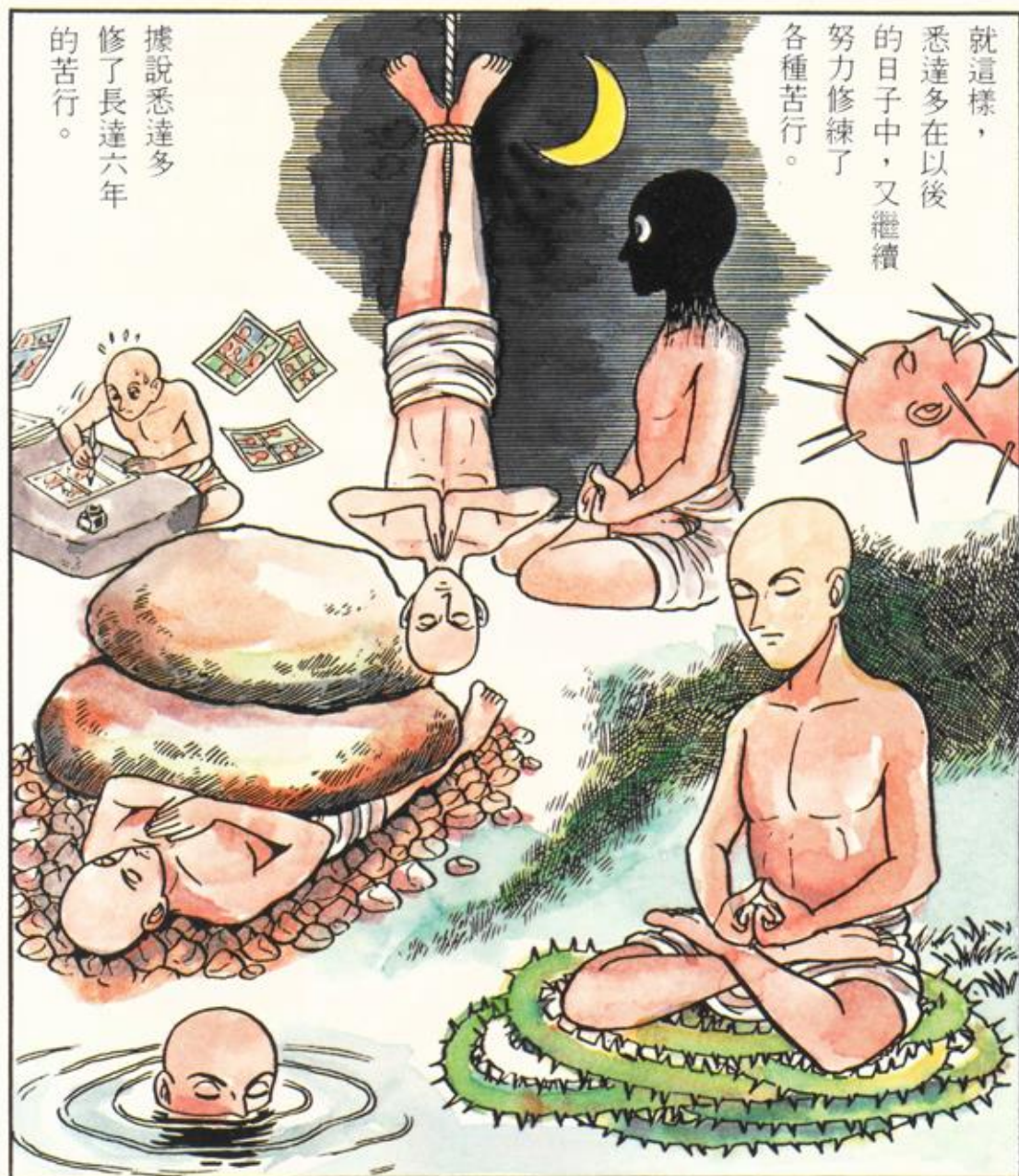
如是，周那！予說削減之法門、說發心之法門、說迴避之法門、說上昇之法門、說般涅槃之法門。周那！當願依師（而得）聲聞之利益、以憐愍之心而爲者，此皆由于憐愍汝等而爲也。周那！於此有樹下、於此有空閑處，應於此禪思，勿放逸勿後悔，此即是予對汝等之教訓也。」

世尊如是說已，尊者周那歡喜信受世尊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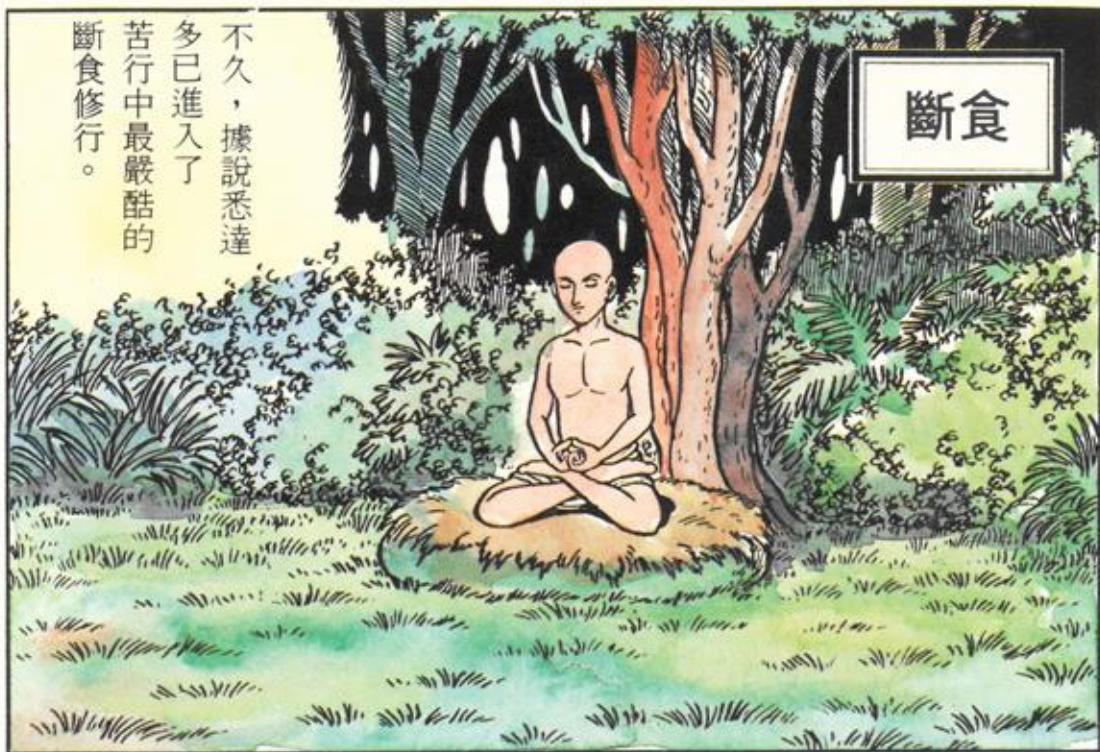


原著：芝城太郎



斷食

不久，據說悉達多已進入了苦行中最嚴酷的斷食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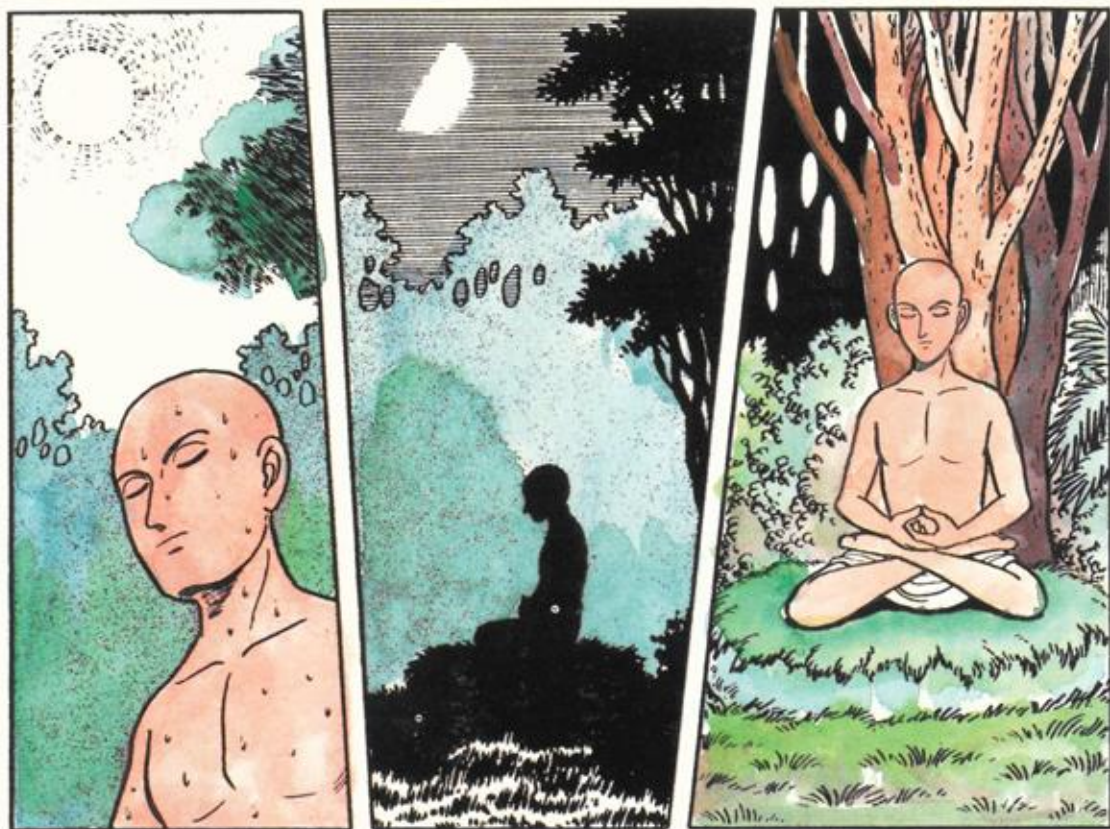
悉達多終於
進入斷食
修行了啊！



嗯……
悉達多到目前
為止，無論
什麼樣的苦行
都能完成到底。

即使是苦行中
最嚴酷的斷食法
，換成悉達多
，一定也能夠
完成它。





待
續



佛教的種類

佛教藝術源流——補述(22)

◎吳進生

佛像始出現皆以本師釋迦如來像為主，大都立姿，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執袈裟衣襟。後來隨著時空推進而產生了不同風格的造型。佛像廣義的分類便有(一)如來像。(二)菩薩像。(三)明王像。(四)天王像。(五)羅漢像。(六)弟子高僧像。(七)飛天像。(八)眷屬像等。

一、如來像

佛有千佛萬佛，佛有恆河沙數之多。諸佛有諸佛的來源典故。簡單的說，可將之區分如下三種不同身份——

法身像：遍滿宇宙寂靜的無色無形的理佛之稱。一般人俗稱的光天佛。如：大日如來，又稱摩訶毗盧遮那佛。是宇宙間光明遍照一切萬物而無阻碍的法體。是佛教的本源，像太陽光賜與萬物生命的原動力。亦是人類明心的基因。如此神格化向下發展，成為釋迦如來示現娑婆世界。

報身像：為救濟衆生，經長期積功累德而顯現，並建立淨土世界。如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東方琉璃世界藥師佛等。他們都具備了長期苦修開悟成佛，並都發大願以普渡衆生，並且擁有一個佛淨土。顯然大乘佛教的興起，報身像才廣泛出現。

應身像：因益化衆生而出現娑婆世界之佛。如本師釋迦如來。世尊在過去爲淨幢菩薩，在兜率天說法，觀緣下生示現成佛之道，應爲應身佛。

未來佛：在未來劫內出現娑婆世界，如彌勒菩薩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於龍華樹下誕生。成爲彌勒佛，當然也是具備卅二相、八十種好。

通常佛堂供奉在大雄寶殿內的組合有三寶佛，就是本師釋迦牟尼居中尊。其左側有東方琉璃光世界消災延壽藥師佛。其右側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另外在佛經裡尚有五佛五身：常住三世淨妙法身是大日如來。金剛堅固自性身是東方阿閼佛。福德莊嚴聖身是南方寶生如來。西方受用智慧身是阿彌陀佛。北方釋迦如來作變化身是不空成就佛。五方佛再加上東方寶淨世界的多寶佛及阿彌陀化身甘露王如來，則又組成七如來法相。總之三世有三世佛、五方有五方佛。因篇幅有限，僅能方便說明，詳細來源，則有待作者另一述著：新編佛像圖彙問世了。

二、菩薩像

梵語菩提薩埵的縮寫，譯爲覺有情。此乃菩薩皆本慈悲爲懷，普渡衆生大願。菩薩的信仰和大乘佛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原始佛教的苦修，必入僧團寺院，實無法滿足衆生。菩薩的出現，隨處給與衆生方便的信仰法門。此種現世利益的菩薩信仰，隨即快速的傳播開來。

許多菩薩皆是如來之身乘願再來。菩薩要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波羅密多。上求菩提下渡衆生，再經三祇百劫，方得證佛果。

早期菩薩的造型皆高髻寶冠，上半身裸形著天衣，身配璎

珞（頭飾、頸飾、腕釧）也具備佛的圓滿相。因爲菩薩滿懷慈悲，常現女相渡衆，以致後來發展出纖柔女性菩薩。

常見的菩薩有五大菩薩：

大悲菩薩觀世音

譯作觀自在、光世音等，聽聞衆生苦難之聲而來救世間之悲苦。據大悲心陀羅尼經所載：觀世音以正法明如來之身，爲實踐普渡衆生的悲願，再現菩薩身，正是「倒駕慈航」的寫照。法華經普門品描述：觀世音聞聲救苦，示現各種化身，其應身即：聖者三位、天界六種、道外五族、道內四衆、婦童六級、天龍八部，二王一神。民間習俗小說化而有三十三觀音之說：楊柳、龍頭、持經、圓光、遊戲、白衣、臥蓮、瀧見、施藥、魚籃、德王、水月、一葉、青頸、威德、延命、衆寶、岩戶、能淨、阿耨、阿摩提、葉衣、琉璃、多羅尊、哈喇、六時、普照、馬郎婦、合掌、一如、不二、持蓮、灑水等。

大願菩薩——地藏菩薩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薩發此大願拯救三塗六道，此種願力，豈非永無成佛之日？

地藏又名持地，「地乃萬物之母，播種、開花以結果」。他是大地之母，賜與萬物生命的源泉。地藏菩薩有兩種出身，一爲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所載：世尊入滅後，彌勒龍華樹誕生前，替代掌管與拯救五濁世界一切衆生。地藏自發心修行已過無量數劫，其功德、智慧已與佛同，祇是發願救衆生而現菩薩相示應。其應身有梵王身、大自在身、佛身、聲聞身、乃至閻魔身等。

地藏另一種造型，即與我國古老的傳說有關，相傳唐代有新羅國（朝鮮）金太子，法號地藏，到我國安徽九華山結廬苦

修得道，後人乃以九華山為地藏王菩薩的應化道場。其造型示現為聲聞（比丘）相，也是五大菩薩中，唯一的出家相。

大慈菩薩——彌勒菩薩

彌勒的信仰可能是菩薩中最早見的，其出身亦有二說：其一為佛陀座下十大弟子之一，性慈氏名阿逸多，譯作無能勝。古印度南天竺婆羅門人。佛陀授記以為補處菩薩，現居兜率天說法，盡其一生，再將降生閻浮提，在龍華樹下成道。其二為唐代布袋和尚之說，和尚慈悲度眾，遊戲人間，隨身帶百衲布袋，弘化一生。示寂前留一偈：「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後人乃認為布袋和尚是彌勒示現化身。

大智菩薩——文殊菩薩

梵名直譯為文殊師利，譯作妙吉祥。在一切菩薩中掌管智慧門，是釋迦如來兩大協侍之一。文殊掌智、普賢掌理。此三尊並列，號「華嚴三聖」。

智慧是學佛人最重要的，唯有智慧才能破無明、破邪見。因此智慧的神格化——文殊菩薩便描述為「三世佛母」的尊號。稱此尊在過去無量劫前即已成佛，號龍種上如來，也是過去世是無量諸佛的導師。其以獅子為座以示勇猛精進，手執智慧劍以破三毒。

大行菩薩——普賢菩薩

空有智慧而不去實踐也無法成就解脫大業。因此普賢又代表著護持理、定、行三德。身騎六牙白象，慈悲穩重是其特色。

普是普遍一切處，賢是最妙善。即是菩提心所起願行及身口意，皆悉平等遍一切處。

國人以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而普賢菩薩的道場就是四川

峨嵋山。

除了以上的五大菩薩外，最常見的還有藥師佛的協侍日光兩大菩薩。西方極樂世界除了觀世音菩薩外，尚有大勢至菩薩。另外藥王、藥上兩兄弟菩薩也常見於經籍中。著大乘起信論的作者馬鳴也以著書傳教而列菩薩羣中。馬鳴的徒孫龍樹著有中觀論、大智度論，對大乘佛教貢獻良多。也因而尊稱菩薩受萬世供養。

在密宗體系裡擁有更多的菩薩，如虛空藏菩薩、金剛藏菩薩、般若菩薩、大隨求菩薩等等。

三、明王像

明王也就是唸明祈求時，最有效驗的佛。明就是陀羅尼（咒）。其威力對外是降服惡魔，對內是斷絕內心的慾望、煩惱。為了使信徒在修行的過程裡，能順利的渡過障礙，也為了擁護三寶、國土、人民，佛所現化的忿怒身。明王的信仰，吾國在隋唐時代，視同菩薩。東傳日本後大興於密教。在西藏的密宗裡也供奉大量的明王像，五光十色，怒目張嘴。「張飛豆腐心」若不查來處，可能會被其威嚴凶利像嚇倒。

常見的明王有五大明王，即不動明王、降三世明王、軍荼利明王、大威德明王、金剛夜叉明王。

愛染明王表現人類大愛至情的本性。孔雀明王專為息災，除難及延命。大元帥明王專門統帥三軍護國衛民。

四、天王像

佛教是發源於印度婆羅門社會裡。印度諸神在佛教的發展中，逐漸被吸收而成為佛教國度裡的守護神。這是佛教特有的包容性。從原始佛教乃至於現代佛教，皆有此特性。

印度教是泛神信仰，他們崇尚自然神、方位神。被佛教吸收後，編入天部。男著武裝甲冑，女的溫文儒雅。常見的天部神有：

四大天王：原為印度教守護聖山的四方神，被佛教吸收後，成為鎮守須彌山的四方天神。其聖號為東方持國天、西方廣目天、南方增長天、北方多聞天。在中國封神演義裡有魔家四將，死後封神四大金剛，代表「風調雨順」護國衛民，其源由受佛教影響。

帝釋天為忉利天主神，統領三十三天，也是印度主神。其地位像中國的玉皇上帝。

梵天是印度創造天地的主宰者。進入佛門成為色界初禪天主。在泰國廣大宣傳的四面佛即是此尊也，其四面代表慈悲喜捨，目前則是代表六合彩、大家樂的財神。

閻魔天是地獄界的主宰，也是印度黑暗地獄的神明。中國的十殿閻羅也源自於此。

辨才天原是梵天之后，即印度濕婆神的神妃，也是莎拉斯瓦娑河的神格化。在佛教裡是手執琵琶的音樂神。

其他天龍八部，韋馱護法也皆是天部神，大黑天、歡喜天、水天、風天、日天、月天等天地萬物自然神皆列入佛教，尤其密宗裡身份不低。佛教原是一神教，甚至於無神教，衆多天部神的出現，佛土裡熱鬧紛紛。

五、高僧羅漢像

羅漢又稱阿羅漢，譯作殺賊、應供、不生。殺賊是殺盡煩惱之賊，應供是享有天人供養的資格，不生是不再受生死苦患之意。

在佛經裡（法住記）原只有十六羅漢——賓度羅跋羅墮闍

尊者，迦諾迦伐蹉尊者，阿秘特尊者，巴羅尊者，跋陀羅尊者，迦星迦尊者，伐闍羅弗多羅尊者，伐博迦尊者，半託迦尊者，羅怛羅尊者，因揭陀尊者，伐那婆斯尊者，注荼半迦尊者等。後來的人又以法住記作者慶友尊者及翻譯者玄奘大師加入而成十八羅漢。在中國經過長時間的流傳而逐漸失去原貌。目前台灣的十八羅漢有濟公、梁武帝，目蓮、布袋和尚等等，其由不可考。好像只要十八個人湊在一起就是十八羅漢。

佛陀成道後，在恆河流域佈道四十餘年，常隨左右有一千二百人等。其中有十位出色弟子號稱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富樓那說法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迦旃延論議第一，大迦葉頭陀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優波離持戒第一，阿難陀多聞第一，羅睺羅密行第一。

其他常見各宗派高僧也有淨土五祖、禪宗六祖、真言八祖，皆是在佛學上大有成就者。

六、春屬像

隨侍在佛菩薩明王等身邊的協侍小童等，如觀世音菩薩身邊的善才龍女，不動明王身邊的八大童子。春屬的出現，使佛土充滿了倫理溫馨的氣氛。

七、飛天像

禮讚佛陀，飛翔於淨土世界。或台掌、或散花、或奏樂的供養仙女。她散佈淨土妙音，使莊嚴淨土地佈滿芳香。

早期出現的飛天像，大都是有翼童子像。這是健陀羅文明延續希臘文明之故。

印度教水神阿普薩拉斯及其配偶空中樂人干達瓦娃喜愛天空飛舞，是佛教飛天的始祖。（待續）

談「七覺支」及其治病原因(下)

◎邱秀華（妙林巴利佛研所研究生）

參、七覺支治病之原因

首先，設問：生病若是起因於業報，果報未盡時，是否意味病癒之不可期？能於頃刻間，由重病而康復，是否亦顯示此病非業報所致？有關佛陀以一覺悟、解說之身亦受災難、痛苦的疑問，小乘學者的說法，竟有五種之多。有一派學者說，依據業果的道理，即使是解脫之聖者，仍受業報。然而，世尊在相應部曾答覆SIVAKA所問，而說，今生之受，可經由「(一)膽汁所致。(二)痰所致。(三)風所致。(四)身體體液之共同造成。(五)季節變化所致。(六)不當的姿勢所致。(七)突發之痛感或病所致。(八)業所致。」故另一派學者則說：「人因言過去世之造作，今

生即受其果報，但其中也有物理因素所致。世尊回答SIVAKA所云，即是證據。同時，彼經也暗示世尊所受之痛苦、災難只緣於物理因素。」不論世尊所受是來自業果或是僅由物理因素引起，根據佛陀所說，則病不一定因於業。是故，三部護經之主角當非因業而病，如是修習七覺支即能「捨斷其病」。

P.T.S.之四十六相應、十四經的英譯者嘗註說：「該註釋有記載：『據說迦葉尊者於出家七天內，即了悟七覺支之真理，且印證之。如今，佛陀提及七覺支，摩訶迦葉尊者一經思惟其利益，血流即趨緩和，其生理系統亦得淨化。由是，尊者之疾即如蓮葉上的水滴，掉落而下。』吾人不難想見，于七覺支之修習，迦葉尊者必定甚為熟稔，只因一時身體不適，忘失修習，經世尊提醒，方憶起、修習。當尊者思惟彼七覺支之際，

過去曾生起之七覺支必然現前，進而調和尊者的生理系統，病即痊癒。

而七覺支又如何能調和生理系統達治病之效。有關此問題，從心理學或精神醫學均可尋得充分之根據。一般疾病可分為兩種：一心因性疾病，二、器質性疾病。以下，將以七覺支對疾病之療效為題，分別舉證說明之。

一、七覺支對心因性疾病之療效

心理健康與否決定於煩惱之多寡，而不健康的心理即可引起身體的疾病。大凡人之行為皆由其內在動機所引導。俟動機已得滿足，此動機所支配的行為始告停止。然因外在的自然、社會環境及內在之個人因素所限，吾人的動機往往不能滿足。由是，即引發動機受阻之「挫折」情緒。再者，動機的衝突——「魚與熊掌」難以取捨之心境——也能引發挫折之情緒。

此挫折情緒的內容相當複雜，包括沮喪、自卑、失意、痛苦、掙扎、愧疚……等等，「終而形成一緊張、不安且兼具恐懼性之情緒狀態，這種情緒狀態，即平常所說的焦慮。」

表面看來，挫折、焦慮應屬精神之層面。事實上，身心並不可分。人體的神經系統用以維持個體與外在環境之聯繫，其間亦包括個體內部心理、生理之間的溝通。大腦主事分析、思考、決定，將訊息送至延腦，延腦經一番整理後，提出感覺通知大腦，且進一步協調身體各部以採取行動。故吾人的喜怒哀樂感受，即是延腦知會大腦所致，而接下來的反應動作，也由延腦所指揮。此延腦即為自主神經系統之中樞，而自主神經系統即維繫人體五臟六腑的運作，不受意志管轄。是故，延腦將挫折、焦慮回報大腦的同時，也將此消息傳遞給自主神經系統。當前腦報告有危險時，延腦即使心跳加快、呼吸加速，供給肌肉更多的氧，也令腎上腺素分泌增加，以刺激肝臟、肌肉採

取行動。換句話說，當吾人面對外境時，其五臟六腑無時無刻不在演奏情感之交響曲。此精神生理的反應，正常人皆有之，一旦事過境遷，自然消失無影。

然而，當「人對積聚於內心深層之問題以及與其有關之焦慮、憂鬱缺乏認知」時，或無法尋求舒解時，僅能以生理之症狀反應之。長久以往，某些病人即演變為器質性的變化。此心因性之身體疾病，其症狀常限於某單一的生理系統，且多為自主神經所支配者，謂之「心身症」，亦稱為壓力性反應。例如某些皮膚過敏、頭痛、關節炎、氣喘、高血壓、心臟病、胃潰瘍……等等，經常是精神生理反應所造成。若施予藥物，終究徒勞無功，一旦心理狀況改善，挫折、焦慮感降低，病況即顯著好轉，進而不藥而癒。

是故，健康的心理，不但可預防心因性疾病，同樣地，亦可治療此類疾病。而修習七覺支的結果，即可令煩惱不起，使心理健康。由前文所述之「七覺支與修習定學之關係」一可得知，當七覺支次第生起至定覺支時，即到達安止定而成就定學，此時，亦證得「心清淨」而鎮伏煩惱。逮出定作觀後，生起了捨覺支，其於清淨道論則被劃歸於正定之範圍。可見，捨覺支乃具足定、慧二力，亦即鎮伏煩惱之同時，亦逐漸捨斷煩惱。即便是喜覺支、輕安覺支，因二者皆是煩惱漸少所呈現的身心狀態，故也能改善心因性疾病。因此，七覺支對心因性疾病的療效，應是毋庸置疑的。

顯然，佛陀之疾不可能來自煩惱，而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尊者當時是否已解脫，因無據可考，故不得而知。

二、七覺支對器質性疾病的療效

心理的改善是否有助於器質性疾病的治療？「情緒對於疾病之治療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此問題的存在比西方醫學之歷史

更為久遠。」近代許多科學家正致力於「探究身心技術」(mind-body to techniques)之運用——靜坐、瑜珈、集體治療(group-therapy)、引導性想像(guided imagery)、放鬆等，是否對病情的發展有所影響，若有所助益，又能達到何等之程度。」首倡研究身、心之關聯的 Robert Adler 博士曾說：「只要技巧地處理心理上的因素，即可改變疾病之發展。」爾後，全球的醫學研究者也不斷地進行身、心之關聯的研究，學者們將「研究焦點集中於——散佈在人體各部位，游走於神經、免疫、內分泌等系統間的某些物質——神經縮胺酸(neuropeptides)」。一九七〇年間，一位精神藥理學家發現，「此等縮胺酸一旦連接於細胞的受器(receptor)，即可引發一連串的生物醫學反應，包括蛋白質合成和細胞分裂。」而愉悅之情緒，即可引起某些此類縮胺酸的產生。」

另一項實驗則證明，「在高度緊迫(stress)狀況下，有輕微的生理反應者，其自然吞嚥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s)的活動力，遠高於有明顯生理症狀之反應者。」以下兩則事實，對「心理改善有助於器質性疾病之治療」的假說，也提供了有力證據。「一項追蹤十年的研究發現，有接受集體治療的乳癌患者，其平均存活率為不曾接受心理治療患者的兩倍。」另一則是，有位罹患惡性黑色素腫瘤病人，未接受集體治療與放鬆技術訓練前，僅能以輪椅代步，半年後，雖然腫瘤尚在，却已能起身跳舞，其自然吞嚥細胞的活動力也有增加。諸如此類，經身心技術的治療，而使病情改善之實例，不可勝數，其中可能混有心因性疾病，故不便列舉。

身心技術運用的結果，不是有助於心情的愉快、輕鬆，就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心定效果，均可令體內的生物醫學反應充分發揮，以改善病況。故可證明：七覺支對器質性疾病確實有

其療效。

然而，諸護經之主角皆是「瞬間病癒」，與此處所言「病情改善」仍有差距。可否解釋為：特殊體質所致，抑或是證得心清淨乃至捨覺支真能瞬間病癒？仍需進一步的求證。

肆、結語

佛教修持之究竟目標在解脫煩惱，除少數利根者能成就慧解脫外，絕大多數需由修習定學內寂其心、方便禪思，再以慧觀之力捨斷煩惱。佛陀教化之主要宗旨在於解決生命的根本問題，重點是對心的修鍊，而少有針對身病之法門。其原因是，當證得涅槃時，抑或僅是心清淨時，色身的病苦已不能干擾其心，亦即，當下色身之疾苦已不再是問題。七覺支法門也是佛陀教示的諸解脫法之一，目的在求取涅槃。然依本文所探討，它也可以治病，顯而易見的，治病的效果乃修習七覺支之副產品。這一點，佛陀雖不強調，却已由此三部經的三種場合暗示出來。其間，也意味著修學佛法可兼治身心兩種疾病。

近年來，「同時尋求醫藥治療及身心技術療法的病人，數量不斷增加」，「有些醫師已開始鼓勵病人，在例行的醫藥治療之外，可配合身心技術的治療。」放鬆的治療法，許久以來已被心理治療師所使用。而醫學界對靜坐、瑜珈、放鬆……等身心技術的研究一直在擴大之中，尤其是精神醫學方面，面對人類因社會生活型態日益複雜所導致與日俱增的壓力，心理治療師已逐漸加強臨床上放鬆技術的角色，也對傳統禪坐深入研究，以期不斷改善所使用的放鬆技術。

佛法可以兼治身心二病向來為教徒所自豪，然而，在實際運用以利益社會之實踐上，實乏善可陳。值此佛教現代化之際，吾人是否當審度之？（全文畢）

✱

行之探究



主論行蘊及十二緣起之行(下)

◎釋願慧(妙林巴利佛研所研究生)

二、取與行

且讓我們注意一下與行有關的「取」(Uparāṇa)，它為緣起系列一支，與五蘊也密切相關。相應部經文，「於色(受想行識)喜樂、親近、貪著住者，則生愛喜，於色愛喜是為取，緣取而有，緣有而生，緣生而有老死愁悲苦憂惱之起」，對五蘊之愛喜即是取，此處取似乎較喜樂、親近、貪著更進一步。雜阿含三〇五經，「眼(等六處)觸因緣生受，……於眼染著……顧念結縛其心，長養五受陰，及當來有受貪喜，悉皆增長」，由於外境觸而有受，染者，「顧念結縛其心」，長養未來。由此兩例可得知，取實已是較愛更進一層之執著。由有愛欲，引向顧念執著，不言捨棄，期待願望之實現，寄與願望於未來，此意願之累積，與業之善、不善思有同類的性質。世尊曾告比丘僧：「若有思量、有妄想，則有使攀緣識住；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則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有思量、妄想，則識有可執取，執取而「求」，念而不捨，直

至最後一念，引向來生。

經上說：「愚痴無聞凡夫，於色見是我，若見我者，是名為行……無明觸生愛、緣愛起彼行」，執著的取，可解釋為何我見即是「行」。只要見有我，即有我的執著，故我見、斷見、常見、種種邪見，不外是為種種執著，此等執著，經文後段已作說明，由於「無明觸生愛，緣愛起彼行」。彼執、彼取、彼見，皆可視為行。

肆、結論

我們提及五蘊之行蘊，後來為阿毘曇所充分發揮，形成闡釋內心複雜活動的心所法，其代表者為善、不善意志之思，佛陀曾定義行蘊為六思身。我們亦論及業，可分為福行、非福行、不動行，此為與不同善惡心相應之善惡思。還有取，它是於色等五蘊之愛喜不捨，或緣眼等六入處、和合觸生受，引生染著愛念。它們之間，似乎共有相同特質，彼即含有情感之願望希求。「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際……樂著色故，復生未來諸色……樂著識故，復生未來諸識」，「無明觸生愛，緣愛起彼行」，「復有大深嶮峻於此者，甚可怖畏……彼於生本諸行樂著，於老病死憂悲惱苦生本諸行樂著，而作是行，老病死憂悲惱苦行」。諸如此類經文，不勝枚舉。佛陀所反覆不疲教誨者，為生死是苦，五蘊是苦，有情緣於情愛繫縛，樂著境界、執著自身，長夜沈溺生死洪流。如是，思、取、業、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等，實是情愛為動機所引發之行。

在此，有必要對思再予討論。思為意志，有善、有惡，但它並非起意之動機。為何有取、有業之行，因有思之意志，於眼「決定」繼續看或不欲見，於耳「決定」繼續聽或避免之

……（已於前心所部分述及）。為何有思？因有喜愛欲貪為動機。心理學將動機分為生理性、心理性，或原始性、衍生性，如飢、渴、睡眠、母性、好奇、憤怒、恐懼、情愛、社會讚許、安全、成就……等；因有飢而有「飲食」的思，有渴而「欲飲」，有恐懼而「求安全」……。觀察心所法，部分內容如貪、瞋……等，既是動機也是行為（活動）；以行蘊心所而言，貪、瞋屬行範圍，以無明緣行而言，是為無明還是行？只能說是無明內容，藏於意識中，當其「作用」時，即成為行；故作用、造作，由無而有，即行「為作」之意義。思，則是純粹的行，它為「意志活動」的代表，至於意志內容為善、為惡，則須視動機而定。有了動機，則思可成就百千萬種心行，百千萬種業行。因此，若不欲將行蘊界限擴大，前文曾討論關於行蘊之定義——為作相是行受陰，則可視為本於情愛喜貪動機，產生思、而有諸行之為作，不停止地製造現有自身及未來生之五蘊。

行也常用以表示被造物或現象，因一切有為，實相續為作所成，諸行無常之行，其相對靜態面即為此義。行蘊之行，一方既為主動心之活動，一方且為靜態諸心所之名稱；諸有為法，也是既指有為本身之活動，且指有為所成之結果。大概佛教認為一切皆只是變化，只是進行過程，無固定存在物，故不強調何者為動詞，何者為受詞，行兼俱了動作、動作結果、與整個動作事件三者。但巴利語中也有動詞之 *Saṅkharoti*、*abhi-saṅkharoti* 與受詞 *Saṅkhatam*，我們或許可換個角度來看，*saṅkharā* 範圍之廣，或許是故意強調過程即是結果，結果也是過程，故意擴大意義範圍！只用動詞或受詞，實不足以表達其意義。若就行之內容而言，佛陀不說「思蘊」、不說「無明緣業」，也似乎有其用意，並非要大家迷惘。如是，則行蘊不

止於思，我們可以了解還有其餘各種心的變化現象；緣起的行也不止於業，我們可不管輪迴說的拘束，深入檢視其行的意義。

如前述，行廣泛及於動作、動作結果、與動作事件本身，其內容包含所有心變化活動，與所引出之「整個人」的活動，然而，「為作」是行的根本意義，始終沒變，一切皆是行的「為作」作用而成。自語源觀察，*saṅkharā* 由 [*saṅ*] + [*ki*] 組合形成，有聚集、共同 (*saṅ*)，與「為作」、作事 (*ki*) 之義。於文章前後，若重視 *saṅ*，則有譯為組合、聚合；若重於 *ki*，則譯為造作、為作、行作。清淨道論說明行蘊，「一切有行作相的總括為行蘊」，這裡的有行作相便是有聚合相的意思。……彼等諸行有行作的特相；有發動組合的作用，以忙碌為現狀……，似乎把兩義混合著說，且有偏重組合的跡象，致影響後來學者。根據語詞構造，語根 [*ki*] 應重於接頭辭 *saṅ*，故為作、造作，比起組合、聚合，應是更合理，漢譯「為作相是行受陰」，頗為正確。五蘊與緣起現象，乃就迷轉中有情而言，故由貪愛動機而起的諸行之造作。正為佛陀所欲強調，以警戒凡夫眾生。而「一切有情皆依食住」、「一切有情皆依行住」，（*Sabbhe satta abharūhika*、*Sabbhe satta saṅkharūhika*），或許說成「一切有情皆存續於四食中」、「一切有情皆存續於造作中」，能更清楚顯示你我凡夫之實際生活狀態。

關於諸行無常的動態面——一切皆是相續不斷的生滅進行，已於行蘊之二，行的造作中討論過，不再多言。行的動機為貪愛，行的作用為造作，行的本質為進行，這是本文對「行」所作的結論。

（全文畢）

✱

藥不可濫用



◎ 妙 慈

我國古籍「神農本草經」中，曾把藥者歸類為止、中、下三品。當時認為沒有毒性，多服不會損害人體的，列為上品。沒有毒或有毒而只有須斟酌施用，可以治病補虛的列為中品。多毒而不能長期服用，能除寒熱邪氣，破積聚的。則列為下品。可見古代對中藥的不良反應，尤其是劑量過大，會造成中毒的藥物，早有認識。

目前已知含有劇毒的中藥有生烏頭、生附子、生半夏、天南星、巴豆、白附子、砒霜、藜蘆、斑蝥、馬錢子、金蠍、蜈蚣、輕粉、曼陀羅、莨菪杜鵑；含大毒的藥物有牽牛子、甘遂、商陸、芫花、大戟、水蛭、蛇蟲、蟾酥、雄黃、硫黃、鉛丹；含小毒的藥物有皂角、向果（銀杏）、杏仁鵝虱、苦楝根皮、雷丸、貫衆、露蜂房、樟腦、瓜蒂、兩面針、八角楓等。此外，礦物類的藥物大部分含重金屬，長期使用，必須注意累積劑量，以防金屬中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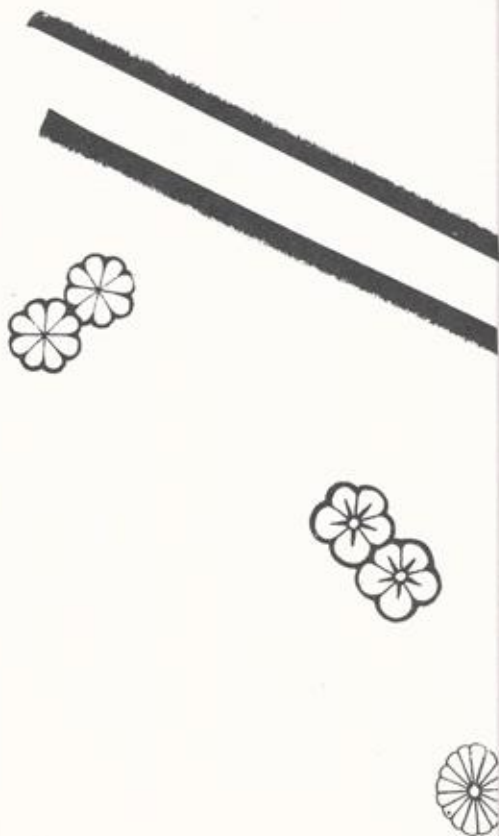
上述藥物如果使用正確，效果立竿見影，但如果使用不當

，輕者會引起短暫的身體不適，重者可以致人於死。當然，我們也不應因噎廢食，因而排拒這些藥物。這些含有毒性的藥物，使用前通常都須先經過炮製，使毒性減至最低，只要經由合格醫師處方，應當不會有大問題。

藥物的使用在懷孕婦女是一門大學問。很多藥物會通過胎盤，作用於胎兒，造成先天性畸形，所以懷孕期間使用藥物要格外小心。中藥對懷孕婦女也有禁忌，某些藥物誤服後，會引起胎動不安，甚至造成流產。中藥界根據藥物對孕婦及胎兒損害的程度，一般把它分為慎用及禁用兩類。

慎用藥大多是烈性或有小毒的藥物，如瀉下大黃、芒硝、活血祛瘀的桃仁、紅花、壬不留行、乳香、沒藥、蒲黃、益母草、牛膝、五靈脂、槐實、丹皮、蘇木、當歸、通淋利水的冬葵子、瞿麥、薏仁、重鎮降逆的代赭石、磁石，其他如礞石、犀角、牛黃、肉桂、貫衆等，也應謹慎使用。

禁用藥大多是毒性較強或藥性較烈的藥物，如劇性瀉下的



巴豆、蘆薈、番瀉藥、逐水的芫花、甘遂、大戟、商陸、牽牛子、催吐的瓜蒂、藜蘆，破血通經的乾漆、三棱、莪朮、阿魏、水蛭、虻蟲、通竅竄動的麝香、蟾酥、穿山甲、蜈蚣、地龍、鬼英。前面所述的劇毒藥皆在其列。

除了上述單味藥，幾味藥合用時也有值得注意的。在中國傳統藥物的配方裡，特別有所謂「十八反」與「十九畏」的說法。而「反」是指兩藥合用後會產生劇毒作用。所謂「十八反」是烏頭反半夏、貝母、瓜蒌、白芨、白薇；甘草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藜蘆反人參、丹參、玄參、沙參、苦參、細辛、芍藥。且「畏」是指兩藥合用後，會使藥效降低或消失，「十九畏」是硫黃畏朴硝、水銀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牽牛、丁香畏乙全、牙硝畏三棱、烏頭畏犀角、人參畏五靈脂、肉桂畏赤石脂。

根據藥學界做的藥理實驗藜蘆和苦參同時併用後，會使白鼠嘔吐得更頻繁，運動量也會產生變化，腦內的單安代謝濃度也會跟著提高。

國外也曾對甘遂、大戟、芫花與甘草做過動物試驗，發現甘草與甘遂相配時，如果甘草的量等於或少於甘遂，則沒有相反作用，有時還會解除甘遂的副作用；但如甘草量大於甘遂，則有相反作用。大戟、芫花與甘草合用時，利尿和瀉下的作用也受到明顯抑制，而且芫花的毒性增加。甘草的用量比例較大，相反的作用也越強。由此可見，「十八反」與「十九畏」並不是空穴來風，臨床上應該儘量避免。

由於社會大眾對中藥的認識不夠，經常有人沒病時口含人參片，雖然人參是很好的補藥，適用於虛弱的病人，但對高血壓、失眠煩躁或感冒發熱病人却忌用。其他藥物一樣有其適用症與禁忌症，更該是一般大眾特別注意的。

✱

已 藥不可濫用

生活隨筆

◎ 吳燈山



· 山 寺

日薄崦嵫時分，我信步踱到一座山寺前。秋風習習，涼氣襲人。

山寺建在半山腰，臨高遠眺，紅塵萬丈處，萬盞燈火燃起

；流動的燈，閃爍出一片淒迷的光，幻化出片片恍惚……

心倏地往下一沉，不禁打了個冷顫。就在那紅塵萬丈處，大多數的人在慾海裡浮沈，失去了自我，有若一隻無頭蒼蠅，盲目的飛撞，直到氣盡而亡。一個人若不能清醒的活著，被俗事煩心，為五蘊所苦，真是可憐呀！我收回視線，驀然回首，一座山寺赫然如巨人般莊嚴地聳立著，給我一份安定的力量及祥和的感覺，慢慢地，我沈落的心又回昇了上來。

那碧瓦琉璃間，泛出一片清淨之光，七情六慾遂暫逐離軀的人體之外，肅穆端莊在心底落了根。

我不由自主地走進寺內，端坐在殿中間的正是莊嚴的阿彌陀佛，微笑地歡迎我這個遊子歸來，從五體投地的膜拜中，我懺悔過去的業障，求佛賜我智慧，永保靈台的清明。

突地，木魚聲、鐘聲齊鳴，清音入耳，精神隨之一振，此時，喃喃唸經聲隨之而起，拂過我的心田，有如一條清溪流過。

老和尚以低沉渾厚的口腔誦出：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梵音流盪空中，使原本肅穆莊嚴的山寺，愈發肅穆莊嚴。一正祥和的色彩，低迴在整座山寺的黃昏裡。屏息靜聽，我的內心顯得出奇的平靜。

我步出山門，猶忍不住回頭望著山寺好幾回。誠然，可以無所忌諱說些真心話的場所並不多，而在菩薩面前，迷失的眾生找到了他們值得信賴的傾訴對象。

• 人生的驛站

現代生活仿如一篇急就章，寫滿了歪斜的行書，卻忘了句

讀。行文的筆，一路書寫而下，密密麻麻的字體，訴說了工商社會的緊湊和無奈。

一架永不停歇的機器，日夜不停地轉動；轉走了青春年少，轉走了花樣年華，直到機器故障，停下整修的時刻才得以休憩。匆匆運轉之下，多少人生可貴的東西，就這樣輕易的從指間滑落消失。

我常常提醒自己：你是來欣賞人生，而不是來匆匆趕路的。不要在人生的洪流中迷失自己，要曉得「抽身」，佇岸閒觀，才能領略到各種人生的情趣。

現代人的急就章若有句讀，就是一連串的問題與驚嘆號，恐落人後和不甘孤寂以及狐疑不安的心情，無日無之。驚怕！恐懼！憂鬱！像洪水猛獸，經常咬噬一顆淒楚的心。就算人生是條勞頓亟待征服的旅程吧，也該有休息安歇的驛站。

休息，是爲了走更遠的路。勃朗寧的叮嚀有誰記得？從驛站策馬而過，很多人是「過站而不入」，繼續馳騁而去，忽略了這個人生的加油站。

何必一味把事業捧在手心，怕它摔落？人生驛站裡且逍遙吧！偷個浮生半日閒，和大自然做個深切的交談。有人說綠色植物是治療緊張病的藥石；有人說淙淙流水可以洗去一個人的煩憂，如果你不去親證，又怎知真偽？

走進驛站，聽一曲管弦樂章也好，看一篇小品文也罷，都能鬆弛幾根緊弦。福大的，頌幾百聲佛號，拜幾十拜佛，閱幾品佛經，既長佛智又開佛慧，真是福慧增長呀！

匆匆人生，且莫急於行路，驛站前且下馬休憩，熄滅貪瞋痴，忘卻名食睡。何妨盤腿而坐，放下萬緣，讓紛亂、散失的心靜止，靈台恢復清明，有著一顆祥和安穩的心再上路，你才能穩固地踏出每一步，不致迷失在一片混亂的腳步聲中。✱

禪門佳話集錦

◎李詩吟

一僧長坐

看管經藏的藏主天天如昔般的檢查經藏，有一天他發現一個僧人默然坐禪兩三日後離去，當全體僧人進入經堂，一同看經時，這僧人却只是面壁，藏主於是問他：

「上座為什麼不去看經？」

上座說：

「我不識字。」

藏主說：

「為什麼不去問人？」

這僧人看穿了藏主還是個門外漢，尚未開竅，於是回答道：

「不知道是甚麼字？」

這一問把藏主問得閉口無言，雖然他掛藏主之名，久管經藏，却是一字未讀，現代這樣的和尚太多了。

光帝寶頭

後唐莊宗皇帝又叫同光帝。同光是他的年號。興化禪師是臨濟大師的高足。法名存獎。大師死後，他成了三聖慧然的首座，後來終成大覺之人。同光帝向興化禪師說：

「我曾經在中原收得一件寶物，但是沒有人給我答價，和尚你能否給一個價錢看看。」

興化禪師說：

「這不是很容易？請陛下把寶物給我看一看，我也好出價錢。」

同光帝用兩手扯動了冠鈕說：

「就是這一寶啊！」

中原之寶原來就是皇帝。興化馬上回答：

「誠然是寶貝。只是大寶在三千大千世界抵當，無人敢給價錢。」

興化的機鋒由此可見一般。

麻谷振錫

麻谷和尚是在馬祖大師處單傳心印的人。章敬和尚也是馬祖座下的人。麻谷照例持錫杖先到章敬和尚處為禮。遶禪床三圈，把錫杖柱地作書一下。然後一言不發直立在和尚的面前。

章敬看見了之後說：

「好好！」

他對麻谷稱讚。但並非是全部的稱讚。麻谷自以為得到了章敬的印可，馬上驕傲起來，又到南泉處和以前一樣的遶床三圈，把錫杖柱地作響。然後無言直立。

南泉看見了以後說：

「這樣笨傢伙還了解禪嗎？」

麻谷觸了南泉的霉頭，心中不服氣說：「章敬給了證明，你為什麼說不是？」

當頭一棒。南泉說：

「章敬說好是他本身就好，沒有錯誤。至於你嗎！我看是不行。真正的鐵漢沒有各處亂遶，同是與不是之必要。你之所以亂遶是借着風的力量而來。」這不能夠保持長久。很快就要消失。消失了之後，什麼也不是了，何能談到是悟呢？」

南泉的不是，是一刀兩斷的斬釘斷鐵。終成敗壞，有刺激的辣味。

南泉牡丹

唐朝陸魚字景山，吳郡地方人。官宣欽觀察史兼御史大夫。他初訪南泉之時，提出來一個問題說：

「弟子在瓶中養鵝，鵝身漸漸增大，不能出瓶。現在不能損壞這瓶，又不能殺鵝。請問和尚如何使它出來？」

南泉聽了厲聲呼疾一聲：「大夫！」

陸魚連忙的應了一聲「是！」

南泉說：「已經出來了！」

陸魚聽了之後豁然大悟。

現在這段公案是陸魚閱讀肇論到涅槃無名論第七妙為篇，

大有所應。他說：

「肇法師實在是通達佛法大意，實在是偉大。他說我與天地同體。」

南泉聽了指着庭前的牡丹說：

「大夫！那是牡丹花。你看它是否如夢境呢？不但是你，現時的世人讀了肇論都是墮入到這一色邊裏！」

實在是一語千金哪！

德山師子

逢強則弱，逢弱則強，這是禪家的活手段。何況德山嚴禪師刀是一位閃機電轉的作家。有一天，一位僧人來到德山和尚處參禪，德山和尚遠遠看他來到，突然把門關上，僧人在外面敲門，德山由裏面問道：

「是誰？」

僧人答：

「獅子兒。」

僧人打算這一回却咬住了他，德山早知其意，虎口裏面橫身的德山，豈懼他的來勢，開門當比閉門容易，門剛一開門，這僧人高興的立刻向德山禮拜。德山乘勢騎在僧人的背上說：

「這畜牲到那裏去了？」

大聲歡呼，腳下的絲線還沒有切斷，當然他不能自由自在的活動啊！

庵主索盆

斐田庵主在庵中住了三十年，秘藏着一個瓦盆，片刻都不離，夢窗國師也有住庵一個茶碗的有名故事。這位庵主也是一位奇怪的人，他把盆子恰如他的兒子一般的看待，有一天他的

隨侍的僧人把他的盆子打破了，這庵主好像要發狂了的一般。

「還我的盆子，還我可愛的盆子。」

他一見到了僧人就這樣的哀怨的討索。僧人也感到過意不去，他把自己的衣服和袈裟典質了些銀錢，買了一個與破盆相似的盆子。拿給了庵主。但是庵主越發像發了狂似的說：

「這是別的盆子，別的盆子有很多，我希望還我舊盆子來。」

這僧人感到非常苦惱，因為他是一位正直的和尚，如果是我，那我就答覆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愛惜他，等到他後天好啦！」

玄樓和尚曾有以上的話，庵主聽了之後必定也要說：

「休得無禮！」

這和尚與盆子同生同死是一個什麼人呢？

大隨一龜

大隨和尚當初曾在蜀道上樓待茶客。有時在他的庵傍有一石龜曬甲，一僧忽然指着龜說：

「一切的衆生都是皮包着骨頭，惟有這個衆生正反對，以骨包着皮。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真是很妙的一個疑問。然而禪師並不以為稀奇。這和電線桿上開花，無腳的達磨走路是並無二致。然而一般人對於這一點並沒有疑問。一切奇怪之物，不久便即輪迴。這乃是凡人之常。且來談道。諸人的自性是皮包骨呢？還是骨包着皮呢？這是禪的修行要着。大隨和尚聽這僧人一言之後，也不說是有，也不說是不，默然脫下自己的草鞋覆在甲背上。這是什麼意思？實在是閃電光擊石火，草鞋與龜是同是別？

二祖慧可大師一名神光，他一心想要求道，到少林寺來見

達摩求為弟子。達摩不許，師在窗前站立經夜。其夜天降大雪，師在雪中等待到天明，積雪沒腰，寒氣傲骨，落淚點滴成冰，天大明時，達摩問道：

「你人站在雪中當有何事相求？」

師說：

「唯願和尚，開慈悲甘露之門，廣度羣品。」

達摩大師說：

「諸佛無上的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而欲冀真乘，徒勞動苦。」

達摩說罷又不顧而去。師求道心切，私自取刀斷其左臂，達摩始許入室，為左右侍者八年，才付囑給他大法。

又雲門大師諱文偃，他是雪峯山義存禪師的法嗣。最初時他到睦州去參論道蹤禪師。睦州是一位孤危險峻的師家，有參禪的人來到，他一定立刻捉住。

「講一句話頭來！」

如果答覆不上立刻就推出到門外，人都罵他是秦朝時代的轆轤鑽。轆轤鑽乃是秦始皇修阿房宮所用的工具。現在已經用不着的意思。雲門前去參禪照舊也是被推出到門外，第二次他去的時候，他在外面敲門。睦州由裏面問他說：

「是那一位？」

「是文偃！」

睦州開了一點門縫，雲門立刻鑽到裏面。睦州立刻把雲門捉住說：

「講一句話頭來！」

雲門一時不知所措，睦州照舊把他推出戶外，狠勁的把門一關，這時候雲門的一隻腳還關在了室內，疼痛不堪，腳骨已經折斷，雲門大叫疼痛，這時候他才開始覺悟。

✱

※慈光佛教中心徵求圖書館啟事

「慈光佛教中心」，即將成立圖書館，因所需之藏書甚多，特徵求各界捐贈各種佛書。凡是各類正信的佛教書籍或大部頭經典，佛學論著及視聽教材，歡迎各界大德贊助及割愛，俾使佛門學人能深入經藏，善攝菩提智慧增長，實功德無量哉！

發心菩薩請寄：

高雄市覺民路二八八巷30號 慈光佛教中心 收

☎：(07) 3649846

註：本中心每星期五晚7:30~9:30，定期舉辦佛學初級講座，歡迎參加。

※十方禪林峨嵋道場提供修學環境通啟

- 一、修學宗旨：按六和精神和，共修及自修，期使三學增上，自他兩利。
- 二、長期目標：培育出家、在家教授禪法之師資，完成創建十方禪林之三大目標，四大宗旨及八大實踐中心。
- 三、修學方式：每日早晚課二小時，禪堂共修三小時半，教理研究二小時，自修三小時，每月做一口頭心得報告，繳一篇書面心得報告。
- 四、地點：新竹縣峨嵋鄉湖光村14寮8鄰5之2號，頭份進去15分鐘車程。☎：○三五——八〇六一六六
- 五、參觀：電約時間，即安排交通前往。（台北以外地區須自行前往參觀。

意者請即日起備妥履歷表、照片及自傳，寄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七一號12F林居士收。☎：○二——三九二三一〇一

※正德醫院高雄總院每月活動表

1. 念佛禪修會：每星期三7：30~9：30
2. 地藏法會：每月第一星期三7：30~10：00
3. 藥師寶懺法會：每月農曆初一7：30~10：00

※正德彰化分院每月活動表

1. 念佛禪修會：每星期二7：30~9：30
2. 地藏法會：每月第一個星期二7：30~10：00
3. 藥師寶懺法會：每月農曆初一7：30~10：00
4. 金剛寶懺法會：每月農曆十五7：30~10：00
5. 朝山：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6. 靈氣拳：每星期日下午8：00~11：00

※台北分院每月活動表

1. 念佛禪修會：每星期一7：30~9：30
2. 藥師寶懺法會：每月農曆初一7：30~10：00
3. 金剛寶懺法會：每月農曆十五7：30~10：00
4. 朝山：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佛教正德慈善醫院彰化分院落成典禮

恭請星雲大師及政要首長蒞臨剪綵

佛教正德慈善連鎖醫院彰化分院，業已於九月廿三日上午十時舉行落成典禮。

正德醫院彰化分院在上午十點正，由節目名主持人田文仲揭開典禮序幕後，創辦人常律法師即恭請諸位法師及來賓共同主持剪綵儀式，並恭請佛光山星雲大師為彰化分院舉行開鎮，大眾即隨後入院參觀院內設置的現代化軟硬體設備。

落成典禮分別由星雲大師、監察院長黃尊秋、聖印大法師、縣長周清玉等來賓致詞，同時表達對該院的敬意及請善信大德熱烈支持鼓勵響應。

千年的等待

出版界的空前盛事！

《漢譯南傳大藏經》律藏第一冊終於堂堂公諸於世，在今年10月底首先推出第一冊，編排內容與印刷堪稱上乘，典雅精緻，請購者必能享受視覺與法喜之美。是部值得您珍藏的無上法寶，歡迎諸位高僧大德購閱指教。阿彌陀佛！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一冊已出版

預約期間八折優待敬請踴躍訂購

漢譯南傳大藏經即日起開始預約，擬定約五年全部出書，共七十冊。內容採用最新式標點斷句，加上近於現代的口語文字，淺顯平易，最適合現代人的閱讀，恭迎佛法三藏，必帶來無限的法喜，讓您的家人分享佛教的智慧，充實您的生活，開拓您的人生。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為我國佛教界的創舉，是首先完成南傳巴利三藏的漢譯大藏。採用自國內最先近的電腦排版，全部精裝本，定價七萬五千元整（國內外掛號郵資另計）。

訂購辦法：自即日起受理預約，預約期間一次付清款項者，一律以八折特惠優待六萬元整。分期付款者，預付頭款一萬元整，餘款分三十期付清，每期（月）二千元整。

歡迎十方大德共襄盛舉，踴躍助印，每套藏經將別冊登上助印功德芳名錄，以資徵信，流通功德，續佛慧命。願三寶加被護持，福慧無量。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697寶清街18之1號2F

電話：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中華佛學研究所七十九年度活動紀事

（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七十九年度開學、結業暨博、碩士論文獎學金頒獎典禮，已於九月十五日上午十點，在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隆重舉行。該項典禮是由該所所長聖嚴法師主持。

聖嚴法師在典禮中表示，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共招收八十名學生，修完學分的共有三十六名，這些學生將來必定是推展佛學文化及教育的中堅；另外，為鼓勵各大專院校研究生撰寫有關佛學研究之博、碩士論文，以提倡國內學者研究佛學之風氣，自七十七年起，即接受博、碩士論文獎學金之申請。往年，只有一、兩位獲獎，而今年計有政大中文研究所博士丁敏等九名研究生，獲頒博、碩士論文獎學金，分別為新台幣十萬及五萬元。其論文水準亦較往年提高許多，顯見佛學之研究已越來越受到重視。

典禮中，並歡送了應屆二位畢業生及其他八位結業生。而本年度之新生，共計十二位，其中八位是國內大專院校的畢業生，三位是來自韓國及泰國的比丘，另有一位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亦自即日起正式入學。

當日，與會貴賓包括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明長老、華嚴蓮社成一長老、法光佛研究所所長恆清法師、文化大學校長鄭嘉武、台大哲學研究所所長張永健、政大中文研究所所長簡宗梧、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黃振華、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等共約一百多名。典禮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於中午十二時圓滿結束。

※吳進生居士徵求本刊同好

今秋共訪佛教藝術之旅

本刊佛教藝術源流作者吳進生居士，將一尋絲綢之路參訪各佛教藝術遺址，預定於今年秋天前往烏魯木齊、喀什米爾、庫車、和闐、阿克蘇、吐魯番、敦煌莫高窟、蘭州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西安、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崗石窟、北京等觀光考察。本刊讀友諸君對於佛教藝術有興趣者，歡迎加入，餘額有限。歡迎儘早來電登記，以免向隅。阿彌陀佛。

電話：（〇七）七四一八二五四

※佛教所創辦全國治病功效最大的醫院

完全免費義診歡迎各界大德善加利用

一、醫院特色：

1. 本院藥材均屬上品名貴處方，絕不加參西藥，完全安心使用無副作用。

2. 本院有無形的醫生——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醫治無形之業障病，有形無形並置雙管齊下，治療無數疑難雜症患者。

3. 上至師父，下至醫護人員均有虔誠信仰，服務親切慈悲。

4. 本院本著慈悲濟世之精神渡眾，絕不以營利為目的，但願眾生病體得以康復。

二、義診時間：早上8:30-12:00 下午1:00-5:30 (每日義診不休)

三、科目：內科、婦科、針灸科、推拿科

高雄正德總院 正德佛堂 正德醫藥基金會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本館路44-8號(澄清湖前500公尺右轉)

台北正德分院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26巷1號11F之一

彰化正德分院
地址：彰化市民生南路56號
電話：(04)7259407

總監院：演振法師
贊助建院醫藥基金會請郵撥：047461613 正德堂

高雄縣月世界日月禪寺啟建護
國息災冥陽水陸大法會通啓

本寺為慶祝開山二十週年，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軍民安樂，謹訂於民國八十年農曆正月廿二日起至廿八日止，啟建護國息災冥陽水陸大法會。

寺址：高雄縣田寮鄉8286崇德村月球路36號
電話：(07)6266611-13
劃撥帳號：014326864

(一)日月禪寺

〔彰化佛教蓮社〕

地址：彰化市5001彰南路二段348巷45號
電話：(04)7388006、7388126
劃撥帳號：二〇三五一五一九

●高雄元亨寺慈仁慈善會會員參加辦法

一、宗旨：闡揚正信佛教，淨化社會人心，復興中華文化，建設人間淨土，興辦各種公益慈善事業。

二、參加辦法：歡迎十方善心人士，有意為宏揚佛法，具慈悲喜捨普渡眾生之弘願，不計榮辱得失者均歡迎踴躍參加。

1. 基本會員——每月定期捐獻新台幣壹佰元。

2. 榮譽會員——每年不定期捐獻新台幣伍仟元以上者。

3. 贊助會員——每月不定期隨喜功德。

三、會員利益：

1. 定期為會員舉行功德迴向會，普令六親眷屬和樂安康，事業發達，萬事如意。

2. 本會經常舉辦義診，解脫人生痛苦，凡參加會員當為諸佛菩薩所加持福蔭子孫。

3. 本會舉辦一切有益身心之活動時，會員享有優先參加權利。

四、繳費辦法：視個人經濟能力與方便，分月繳、季繳、半年或一年繳均可，以匯票、郵政劃撥、報值掛號等方式惠寄，本會收到款項後當即寄奉會員證、感謝狀，並按期寄奉會費收支徵信錄。

五、附註：有意參加者敬請來函索取入會申請表，填妥申請表寄來後，即予登記，待收到會費時，即核發會員證。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岩里元亨街五號
電話：(07)5213236

郵撥帳戶：0192758-0 釋慧鉅

〔聲明啟事〕

本刊暫停刊，待因緣具足後復刊，敬請愛護本刊的大德善信多多見諒是禱！

妙林月刊編輯室合十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 同迴持受誦讀此謹

普施有情衆生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清三毒諸煩惱 願同往生成佛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二〇〇〇元 胡大學
一〇〇〇元 卓清田
五〇〇元 賴美滿 宋清河
柯富雄 慈雲寺
吳孟鴻 張清祈
釋開慧
明心禪寺 賴榮文
三五〇元

三〇〇元

楊素蓮 池睿庭

二〇〇元

唐澤國 蘇三晃

一五〇元

周先生 蘇三晃

一〇〇元

旗津佛教居士林 許光榮 吳冠婷 洪明綢 周先生 蕭文裕 胡理鑫

◆助印漢譯南傳大藏經

五〇〇〇元 謝桃妹 鍾潤烘
三〇〇〇元 鍾潤宏 鍾潤源
一〇〇〇元 高秋成 陳秀真
五〇〇元 釋開慧 陳張巧訓
三〇〇元 釋仁祥
二〇〇元 許光榮

◆供養三寶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		戶名		地址		電話	
妙林月刊雜誌社		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地址		電話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或於數末加一數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地址	
地址		姓名		住址		電話		地址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	---	---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		戶名		地址		電話	
妙林月刊雜誌社		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地址		電話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或於數末加一數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地址	
地址		姓名		住址		電話		地址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登帳編號	日期	存款金額
------	----	------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登帳編號	日期	存款金額
------	----	------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登帳編號	日期	存款金額
------	----	------

長增慧福 · 贊助喜隨隨
滿圓更人生 · 土淨靈心求追

請存款人注意

一、如須隨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

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發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帳戶
本期發行6000份，歡迎隨喜贊助
印刷所：錦立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電話：(011) 962424八
排版所：顯瀨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7157號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41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一日
發刊日：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發行人：釋苦妙老和尚
社長：吳老擇
美工：吳進生 黃文華
編輯：妙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台北市10597
寶清街18之1號2樓（妙林學苑）
電話：(011) 769950八 七一九九一五七
傳真機：(011) 76161三四

通	信	欄	狀
☐ 1.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	☐ 2. 助印南傳大藏	☐ 3.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 4. 助印佛經
☐ 5. 訂約中華續藏經	☐ 6. 普濟功德金（普施中藥）	☐ 7. 贊助巴利佛教研究所	☐ 8. 贊助看漫畫說故事
☐ 9.	☐ 10. 請寄憑證及感謝狀	☐ 請寄憑證及感謝狀	☐ 請勿寄憑證及感謝狀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說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

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高雄市元亨寺佛學院教學簡介



高雄市元亨寺佛學院為造就德學兼優，弘揚佛法人才，發揚佛教教育，乃於今年七月正式招生，以三年為一期，採取學分進修制度。本院師資陣容堅強，佛學課程亦甚為紮實，是有心研究佛學的良好環境。院長為演公法師，副院長則由年輕有為的會寬法師執任，共同主持元亨寺佛學院教務行政。（圖上為院長對學生開示，圖中為院務處）

元亨佛學院第一屆學生已於今年九月八日正式開課，由本院院長演公法師親自主持開示，勉勵學生精進佛道，知解並進，方不負師長的一番期許。另外本院除了提供學生良好的教學軟體設備外，更有圖書齊全的硬體設備，寬廣潔淨的空間，更為莘莘學子提供了最完善的研修場所。（圖下為佛學院圖書室）。





印 順 導 師

邁向世界性的漢譯南傳大藏經

我國向以「大乘佛法」為主，視南傳巴利語三藏等「佛法」為小乘。然深一層探究，大乘甚深義，本於「雜阿含」——「相應部」等四部阿含；而十方世界有佛，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是從「小部」——「雜藏」中來的。我國佛教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探求「佛法」與「大乘佛法」的通道，互相尊重，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

巴利語三藏，傳入錫蘭，又傳到緬、泰、高棉等地區。巴利語有語音而沒有書寫的文字，所以各地都用當地的字母，寫下巴利語三藏；近代又有英文、緬文、日文等譯本。「南傳大藏經」，就是日文的譯本。從昭和十年到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五——四一年），由「高楠博士紀念會」譯編刊行的。四十多年前，我國曾發起「普慧大藏經」，編有依「南傳大藏經」而分別譯出的部分。抗戰勝利，太虛大師東還，提議改名為「民國大藏經」依日文翻譯部分，主張依錫蘭巴利語本，參考英譯本而加以訂正。由於政情的急劇變化，不能實現全譯與刊行，對中國佛教來說，真是一大事！現在，善妙法師發心起來翻譯印行，真是太好了！我一心祝願，願譯藏的完善而能順利的完成。



漢

譯

南

傳

大

藏

經